



SINOL.  
UNPO  
124  
1 2002

# 八十后精选

主編：春樹

春树下  
诗歌论坛：  
<http://sh.netsh.com/bbs/25445/>



# 八 十 后 诗 选

春树◎主编

目次

一 八十年诗歌

春树 春树的诗选 11

陈鹤 陈鹤的诗选 13

阿童 阿童的诗选 22

水原 水原的诗选 26

陈鹤 陈鹤的诗选 27

陈鹤 陈鹤的诗选 32

陈鹤 陈鹤的诗选 40

小童 小童的诗选 43

陈鹤 陈鹤的诗选 46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的诗选 49

陈鹤 陈鹤的诗选 53

陈鹤 陈鹤的诗选 54

陈鹤 陈鹤的诗选 59

陈鹤 陈鹤的诗选 62

陈鹤 陈鹤的诗选 67

陈鹤 陈鹤的诗选 70

陈鹤 陈鹤的诗选 73

SINOL.  
UNPO  
124  
1 2002



# 八 十 后 诗 选

春  
树  
◎  
主  
编

目  
录

一、八十年代诗歌	11
二、九十年代诗歌	12
三、新世纪诗歌	22
四、附录	26
五、后记	31
六、编后记	35
七、诗人小传	40
八、诗人小传	43
九、诗人小传	46
十、诗人小传	49
十一、诗人小传	51
十二、诗人小传	54
十三、诗人小传	57
十四、诗人小传	60
十五、诗人小传	63
十六、诗人小传	66
十七、诗人小传	69
十八、诗人小传	72
十九、诗人小传	75
二十、诗人小传	78

春树下  
诗歌论坛:  
http://sh.  
net.sh.com/  
bbs/25445/

# 八十后诗歌

春树◎主编

## 目 录

前 言·····4

### 一. 八十后诗歌

萧颂:拳皇 98 之不知火舞(3 首)·····	11
春树:如何活到真的生命(11 首)·····	13
阿斐:中国(5 首)·····	22
水晶珠链:肉体关系(5 首)·····	26
非击:没有永远结束不了的流浪(4 首)·····	31
但影:飞酒令(5 首)·····	35
封原:自杀表演(2 首)·····	40
小宽:谁是最可爱的人(4 首)·····	43
狂飙:花开是一种心情的袒露(3 首)·····	46
什么什么:昨夜(5 首)·····	49
马骚:猜火车(3 首)·····	52
鬼鬼:奇异的香(8 首)·····	54
KURT:祖国(4 首)·····	60
抑果:没有老去(10 首)·····	62
李傻傻:火烧赤壁(7 首)·····	72
巫女琴丝:做恶魔是快乐的(6 首)·····	80

小虚:小李飞刀(4首)·····	86
果酱:我不是坏孩子或一切由爱情开始(14首)·····	89
土豆:武林高手(7首)·····	101
何殇:欲火焚身(7首)·····	106
老刀:死灰复燃(6首)·····	117
邓兴:汉阳树(8首)·····	121
NUDE:一场同性恋情(3首)·····	127
王兮兮:关于鸟人我想说的(5首)·····	132
亡蛹:边东街(2首)·····	136
王圆圆:我们是阶级朋友(3首)·····	139
新鲜虫子:无论如何(6首)·····	141
木桦:我同样扮演一个女人的角色(9首)·····	156
花童:亲爱的战友(4首)·····	164
积木:不露声色(3首)·····	167
四月天:那一天做女人(1首)·····	171
谷雨:在空气里(4首)·····	172
邢娜:“80后”的问题少年(2首)·····	174
麻六:起飞(5首)·····	176
游牧人:一九四九年(4首)·····	180
春如旧:在祖国的土地上(6首)·····	184
月亮下的蛋:在阳台上(2首)·····	191
寺人:和尚·尼姑(2首)·····	194
陶四四:穷女人漂亮的脚(2首)·····	196
玛丽或者高小虎:太久了(10首)·····	199
秦客:海报(2首)·····	203
裘锡军:詹姆斯·赖特和他的妓女之歌(3首)·····	205
山叶:一棵裹着人皮的树(2首)·····	207
云郎:你从我身边走过(2首)·····	210

黑裳美男孩:吃错药(4首)·····	212
弟弟的演奏:杀人犯(5首)·····	216
新力军:卖报纸的老头(3首)·····	220
元齐:打工妹妹的来信(1首)·····	224
张弓长:我即景或破碎的(1首)·····	226

## 二.小说随笔及评论

Zhu Zhu:第237次失眠未遂(1篇)·····	231
萧十一:眼睛的三种用法(又一篇)·····	233
三号眼疾·····	234
健崔:可怕的是我竟然无动于衷(又一篇)·····	240
检疫合格·····	242
老刀:无效的重复与复辟·····	245
口猪:现在的干净的八零后·····	252
巫昂:写诗是一件很青春的事·····	255
管党生:极端先锋与小老头·····	257
后记·····	259

## 前言

## 八十后诗歌的速食一代

2002年夏天,我编完了《八十后诗选》一书。里面集中了几乎所有(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八十后诗人的诗,还有些不怎么出名80后诗人,尽量展现80后的整体面貌。在很早以前的《北京一夜》中,我就说过有钱的好处,包括编一本自己想编的诗歌刊物。我非常怀念以前在诗江湖聊天室里和但影、西毒何殇、抑果、什么什么、木桦等人讨论八十后诗歌流派的问题,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哪里,从网络上我认识了那么多人,却忘不掉最初认识的朋友。尤其是但影。当后来我对春树下新诗人“亡蛹”谈起但影时,他不知道但影是谁。就在半年以前,但影还是诗江湖上备受瞩目的新人。天才出现得太快了,时不我待。如果不发言,不常常贴诗,你会很快被别人顶替。当时他在福建一所大学读书,有很多的想法,前途无量。除此之外我还和城中等一些写诗的朋友通信,那时天天就谈论诗,不懂也承受不了别的,每天我走二十分钟到网吧看诗发帖,在诗江湖聊天室里讨论诗歌,包括挨骂,编网刊,甚

至幻想着在凯宾斯基(北京一家五星级宾馆)召开“八十后全体诗人代表大会”,但是最终没成(或者说,当然没成)。在我终于编完这本诗集时,我松了口气,我没有让八十后的诗歌兄弟姐妹们失望。这对我就够了。

本来我们曾经想过开创一个八十后内符合自己诗风的流派,当时也起过一些名字,比如“速食一代”等,旨在随时写诗,想写什么写什么,不顾及风格,写过就扔,我是典型的速食一代,连吃的都喜欢最简单的,中国饭吃起来太浪费时间了,我就爱吃汉堡包、百事可乐、三明治,打开就吃,吃完就扔,简单方便,我就是喜欢这样的粗俗、直接。

在2001年的11月,我在诗江湖论坛上发了一则名为“所有八十后诗歌爱好者联系起来!!!”的帖子号召所有“八十后”的诗歌爱好者抱成一团,走出70后和前辈的阴影和影响,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沟通有无,真正贯彻一个“八十后”的概念。帖子不长,甚至中有漏洞(我当时写了一句“在下半身的领导之下”,就是这句话,不少人以为找到了把柄,其实这只是我的一句笑言,甚至可以说是“对下半身”的恭维。作为目前中国内地最先锋的诗歌组织“下半身”如今已是外强内干,今非昔比,问题多多。作为我们八十后的新一代难道还需要这么一个已经硬不起来的组织来领导我们吗?所以当时这句话也遭到了众多八十后诗歌同仁的质疑)这个帖子一贴出去,便遭到了极大关注,有人发出了“有春树就有新的江湖的感慨”,众多出生于八十后的诗人纷纷发帖以示支持。更有一些诗人表示不屑、不满以及敌视、仇视的情绪,如一位署名“70后”的家伙就说“太好了,全80后的诗人联合起来,让美国扔一颗集束炸弹。”更多的人是作为无聊看客的面目出

现这种现象在几十年前曾让鲁迅愤怒，并且让他张开了大嘴。也有一些八十后诗人因为讨厌“作秀”和“浮躁”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看80后诗人的诗歌就是我的目的。

### 我说八十后要联合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 1、我们的诗还没形成气候
- 2、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扶植我们，我们自己关心自己，我们自己扶植自己。
- 3、可能也是太无聊了吧，青春本来就需要轰轰烈烈的事件来点缀。

在我们之前，有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爱与和平的一代、虚无的一代，可我们都不是。前辈们的刻意反讽、解构有了收获，它们到了我们这里就成了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我们的反叛不是反叛，而是理所当然。我们本身就是叛逆。我们是没有理想、没有责任感、没有传统观念、没有道德的一代。所以我们比70后以及60后、50后、40后……更无所顾忌、更随心所欲。因为这个世界简直就是我们的，或者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他妈不是我们的，那我们还追求什么？我们对于理想以及目标都没什么执着的追求。执着不适合我们。速战速决、屡败屡战适合我们。我们乐此不疲。

对于诗上，我们的表达是这样的：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绝对不会考虑“慢慢写”的叮嘱与劝告，任何“高贵、经典、文本、抒情、意境”到了我们这里统统失效。

直到哪一天我们写不动了，写不了了也绝不会强努着写，用但影的话总结，就是——“当下，我们玩诗”。诗不再是一个行而上学、阳春白雪的概念，而是像金钱、网络、音乐、足球一样，成为我们的玩物。诗歌是幌子，艺术什么、诗歌什么，都是幌子，都是一种手段，它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格与空间成为你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小窝。在当代的社会境遇里，文化的功能日益苍白无力。我们喜欢诗、喜欢写诗，就仅仅是喜欢，是写、是玩，是让我们更快乐的一种手段、一种表达。仅此而已，别无其它。

现阶段“80后”写作是一种青春期试的写作，这点毫无质疑。因为我们正处于青春期，也不可能跨越几十年去“中年写作”。青春期写作很好，因为我们年轻。年轻就是一切。我们热情、彻底。我们不是“他们”，不是“非非”，我们是“速食一代”。我们势必速朽。但我们发出的光芒的那一瞬间会更亮！更灿烂夺目。

现在八十后诗人的写作路线各不相同，并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诗歌流派。也许现在提出派也太早，毕竟大家还都不成熟，不知道明天还写不写诗、写什么样的诗。“速食一代”不是流派，只是“80后”诗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八十后诗人正处在一个飞快变化的年代、一个日新月异的年龄。由于本诗选大部分的诗歌是从各个诗歌论坛选用，少部分是投稿，所以在《八十后诗选》中入选的最小的诗人也是出生于八十年代的早期，而84年、85年以后的诗人还未让我们熟识，在众多的不为我们所知的诗人中，也许隐藏着一个更波澜壮阔、更一望无际的“八十后”。更新的不一定是更好的，但却是更新鲜更生猛更锐利的。我们相信新生力量、期待着更新的诗人，期待更美好的80后、90后……

在入选的众多诗人中，肯定有很多人和我的想法不一样，那就请他们说出他们的想法，如果对这本诗选不满意，就自己去编一本。希望《八十后诗选》赢得更多的关注，我们还是要用自己的诗歌文本说话的。大家要好好的，好好的，年轻着，反叛着，快乐着。

春 树

2002.9.10

# 八十后诗歌

春 树 98 之 不知火舞

春 树 01

春 树 98 之 不知火舞

我像一个小丑一样去跳舞

从不敢有真心和谁

我的心并不大

他比之于谁或者谁投的石头

他比之于谁或者谁投的石头

衣服遮不住我肮脏的腿儿

他在黑暗中流一串串泪

我比之于谁或者谁

我比之于谁或者谁

春 树 97 之 独舞·独舞

春 树 02

什么狗屁诗都是狗屁

狗屁诗都是狗屁

在狗屁诗的狗屁里

## 拳皇 98 之不知火舞

萧 颂(3 首)

### 拳皇 98 之不知火舞

我像一个配角一样去爬山，  
从不寂寞从不悲哀  
我燃起心中火。  
他长发下隐藏着粗糙的额头，  
他眼睛望来时我将扇子开屏把身子躲藏，  
衣服遮不住我散热的胸口  
裤衩里像塞着一块冰糖。  
我双腿挣扎摆脱冷  
我把扇子带着烈火通通抛出。

### 拳皇 97 之泰利·波格

狼，狼，狼，  
什么种类辞藻的机锋，  
磨砺出你吠叫的爪牙？  
在盘丝洞的黑夜里，

闪烁出绿色的春天！  
 你急匆匆地来回奔跑；  
 撕开血肉的迅猛犹如光阴和闪电。  
 什么样的绿色  
 能抓住这片树丛中发怒的月光？  
 狼，狼，狼，  
 贴在地面走的老实人  
 行走这般匆忙  
 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须知你和我一般，  
 都是烈火与宝剑俘虏的美人  
 为另外这皮条拉成的笼子  
 莫要慌张！莫要慌张！

### 拳皇 98 之枷社

想有两种形式的团圆  
 不再做奴隶  
 我的生命在大地里，信天翁  
 我的生命紧缩在骨骼里  
 八十年代的少年，白色的眼睛  
 费尽了千辛万苦  
 寻找来一个玩笑  
 他那么高大，像一棵树  
 猎鹰降落在肩上

## 如何活到真的生命

春 树(11首)

### 生命不容等待

喝一杯泡着阿斯匹林的水  
 一刻不停地抽着烟  
 我能去问谁生命的意义！  
 亲爱的未知名的朋友  
 你可比我现在更快乐？  
 也许我们能相聚  
 一丝不挂走在野外的荒凉的小道上  
 应该比穿着内衣在床上吃西瓜来得好  
 有些歌我听不懂它的歌词  
 但那里面的力量  
 比铁还凉的力量  
 是不需要用语言来了解的  
 给你的 给你们 给男人的 给妇女们的  
 这首歌是唱给你们的  
 唱给我们的 包括在大街上走着的 在呼吸着的  
 在迷惘着的 在享乐的 在痛苦的  
 每一个人  
 我们永远只是一个人  
 2001.9.29

### 地里的打谷场

有时候我会想起农村的老家  
 夏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会帮着大人收麦子  
 和妹妹逮蚂蚱  
 给它们穿上绳,烤着吃  
 这是我快乐的童年  
 我曾经想一辈子住在那里  
 只看落山的夕阳、野花和麦穗  
 爬山,早早结婚  
 了结一生  
 2001.11.7

### 痕迹

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满身伤痕  
 我的还没有发育完的身体  
 你拿着刀片  
 在我的背后划下一道伤痕  
 红色的伤痕  
 你说 一刀划不出两道痕迹  
 其实你完全可以再划一刀的  
 你可以在我的身上划下一百道痕迹  
 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你  
 2001.11.22

### 即景

从窗户望出去  
 是一条公路有汽车飞奔而过  
 颜色是蓝色的  
 阳光正好  
 估计正洒在这条路上  
 能看到远山和塔  
 那个塔叫什么名  
 我不知道  
 它像一个建筑物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2001.11.7

### (没有题目啊)

啦啦啦啦啦啦  
 我要把它唱成一首歌  
 一切都消失了  
 真实出现了  
 你别走  
 我刚拥有这一切  
 某天我曾经说过  
 把青春永远留在十七岁  
 可你们别再想控制我的十八岁  
 你的皮夹克还穿在我的身上  
 别拿走它

让我一直穿着  
穿着吧  
2001.10.19

### 如何活到真的生命

此刻我正坐在火车的候车  
大厅内  
我特地选择了一个相对  
空的  
大厅  
里面有副关于长城的画  
还有不多不少的一些  
人  
人  
人  
还是人  
我一个人  
不知道怎么打发  
这郁闷的无聊  
我的车还有二个钟头  
才发车  
附近也没有好玩的  
地方  
这是西站  
不是北京站

没有恒基和中粮广场  
逼急了我就  
去厕所  
以便打发掉  
一、两分钟  
生命不容等待  
可是  
你看  
大多数的时候不等不成  
唯有等待  
因为我们不能飞  
就是能飞了我们还有  
许多必须要等待的事  
简直是没辙了  
活着真不容易  
永远都是  
等！等！等！  
2001.10.2

### 站在我身边

别给我长大的机会  
把我的身体钉在时间墙上  
染黄头发穿着绒线毛衣  
我们去抢银行吧  
你可以穿着西服也可以是紧身皮夹克

站在我的身后拿好枪  
 穿过下一个街区再往前走二十米就是我们的目标  
 现在我要再听你说一遍  
 我爱你  
 无所畏惧向前走吧  
 不要管那些穿军用雨衣的警察  
 下一秒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买些酒喝  
 把它们从桥上洒进大海  
 顺便把麦当劳喷成黑色  
 我们会立刻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  
 死亡是如此诗意

### 没有想法

——写给江姐等

不要跟我提什么腥风血雨  
 我没见过也不相信  
 滚烫的愁苦从一千年前  
 的时空  
 倾倒过来

也许我们是  
 心心相印  
 的人啊

不同时代  
 有对肉体  
 的不同  
 折磨

我只觉得此时我的痛苦  
 和当初他们一样多  
 2001.10.2

### 惟有暴力才能解决一切

今天晚上我们去开心乐园看演出  
 那儿又开了  
 我们都特高兴  
 可是有一个人看不惯我们的快乐  
 他不承认他老了  
 我说又怕伤害他的自尊心  
 我就是年轻  
 我就是有你没有的热情  
 我就是不怕牺牲  
 我就是彻底  
 我还有一些和我一样的朋友  
 你就别他妈再说什么你看不起青春了  
 这儿的人在冬天都穿着短袖 T 恤衫  
 2001.10.14

### 京伦饭店和凯宾斯基

从一年前起  
 我就想住京伦饭店  
 后来  
 我又看上了凯宾斯基  
 我第一次见到它那个可爱的模样  
 当时就惊了  
 发誓有朝一日发达了  
 非住不可  
 也过把瘾  
 这就叫一见钟情吧  
 对了,我可以叫所有八十后的诗人都他妈的过来住  
 先睡觉  
 后讨论诗歌  
 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2001.11.29

### 巴黎春天

不知道古往今来有多少中国人都向往巴黎  
 那个漂浮着香水咖啡美酒的艳情之都  
 巴黎的女人很娇小 喜欢戴着便帽  
 项链和精致的手套  
 法语是上层人的语言

巴黎 巴黎 巴黎 巴黎 巴黎 巴黎  
 已经被说俗了的巴黎 我讨厌巴黎  
 巴黎呆在阴沟里我喜欢纽约  
 哪怕是世贸大厦再倒塌几座  
 我还是喜欢美国的感觉  
 除了美国,全世界都没有青春  
 我喜欢粗俗的美国人我喜欢可口可乐  
 我喜欢美国的街道和冷漠的都市感觉  
 这一切是如此融洽  
 巴黎有的只是成熟后的妇人  
 巴黎只有春天 暧昧的春天  
 闻之欲吐的春天 肮脏齷齪的春天  
 2001.12.23

## 中国

阿斐(5首)

### 同性恋者

他对我动手动脚  
亲我的脸,捏我的大腿,摸我的裆部  
我笑嘻嘻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不是同性恋者  
我理解同性恋者  
如果这样他感到快乐  
那就让他更快乐一些  
我又没什么损失

### 众生的核心

后来 在所有人的指引之下  
我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把自己变成了  
一位有核的超人

后来 在所有人的吹捧之下  
我完成了第一次升华  
把自己变成了  
一枚坚硬的核

后来 在所有人的仰视之上  
我完成了第二次升华  
把自己变成了  
洒向众生的核雨

后来 在所有人的叹息声中  
我终于重新凝聚  
把自己变成了  
他们的心

### 大明宫之夜

武则天看着张昌宗  
心情复杂  
不只是爱恨交织  
她承认他  
不是个男人  
至少不是她眼里的男人  
但她需要  
这样一个人  
需要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

只有如此  
她才能保证  
社稷稳定的同时  
私生活称心如意  
武则天叹了口气  
一阵快感袭来  
她哼出了声  
张昌宗很卖力  
而且专一  
他以为只要一不小心  
主子就会要他的命  
他低估了武则天的情欲

## 中国

中国很久没达到高潮了  
强忍性欲一脸懊丧  
外国佬以为瘫在地球东方的这块疤  
是位被操烂的老妇  
充满好奇地跑过来  
用鸡巴试探她的阴部  
发现依然弹性十足  
中国是在等啊  
等着有一天真正的高手出现  
身强力壮工夫超一流  
结实实地被操一回

溢出无数淫水涌入大海  
让人家瞧瞧  
中国的高潮来得多么凶猛

## 把我打倒

精液已经流干  
晚辈们——是你们取代我的时候了  
我已经无用  
不要给我机会延口残喘  
不要让我再占据高高的角落倚老卖老  
操过的女人已经死光  
姑娘们——是你们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时候了  
我已经无用  
你们高耸的乳房和光洁的大腿  
已成为我心上抹不掉的疤痕

你们任何一次勃起或高潮就能诱发我无穷的  
羞耻感和自尊  
我已经到了非感情用事不可的时候了  
我已经无用  
我只是你们的累赘  
我的时代已经黯然无光

## 肉体关系

水晶珠链(5首)

### 肉体关系

肉体关系  
是我同这世界的  
唯一关系  
想到这一点  
我就欣喜若狂  
忍不住在他人身体上  
一割再割  
1.23

### 洞自白

你看  
我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洞了  
整个世界都从洞里掉下去  
回音都听不见一声  
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悬崖

世界跳完了  
我跳  
不要怪我  
你给的爱  
全都漏下去了  
没有回声  
也不疼  
12.29

### 一天

被摧残的吻的低气压  
纷纷落实的旧日温情  
两鬓斑白的爱情  
和唇红齿白的理想  
6.15

### 爱上一个女人

1

你比我坚毅,把脚翘上桌子的女郎  
把河对面的楼房看成  
等待被你烧毁的火柴盒  
你的生活充满不可再约分的物体

经你筛选,你在画布上决定它们  
 最终的线条,经过筛选,你认为  
 那就是它们的生命力了。  
 你是在“不”了无数次后  
 与我相遇的  
 因此你比我更加成熟  
 你的错误结论由你一手造成,倍增你的迷人  
 你在自身动过的手脚  
 组成你此刻的光滑  
 我爱存在你每个阶段里的“不”  
 它们让你最终象个装满补丁的艺术品……  
 最终是光滑的。  
 回家后,我开始想你,可以把腿  
 翘上河岸的女郎,就象想念一段  
 被演奏坏的旋律……  
 这是不是我的过错?  
 这是不是我的过错?

## 2

你许诺,把在大理 200 平米的小别墅  
 借给我住。女人,这是我听见的第二个  
 可以和子宫媲美的去处  
 灵魂上的腿脚已经纷纷起程了  
 我再也待不下去我再也待不下去  
 每分钟都有可能被敲开的大门被窥视的大门  
 每分钟我都无偿被世界展览于众  
 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and in case I don't see you  
 again

送我去大理,送我去你过去的生活  
 你送给我一个理想,使我为你彻夜难眠。  
 我爱你,就象我爱逃离本身,就象我爱每一个  
 不能实现的理想……

## 3

我的恍惚让我饥不择食地  
 爱上一切比我更容易描述的  
 我爱上一些  
 被坚持的错误、被坚持的浪费、被坚持的盲目  
 掉进了另一条爱的支流,这里用来走来走去的  
 并非腿脚。因此人们  
 什么都不能看见

## 4

花了一晚上时间  
 我终于整理出了我的分子式:  

$$a_i + b_i + c_i + d_i + \dots + n_i = I$$
 (i=被撕坏的片段中的我)  
 2002.6.1

## 男人都是鸟做的

坐在对面的诗人  
 在高谈阔论之余  
 积极收集着房间里

突如其来的乳房  
 暗自排列其  
 手感大小  
 于是从大到小  
 从坚挺到松垮  
 从伊甸园到野百合  
 从深情相拥到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乳房的过分堆积  
 会不会导致你诗意的目光  
 比往日  
 更加沉重  
 你会不会在天亮前的第一行  
 深情地写下  
 啊  
 曾经  
 有这样一些乳房……  
 6.16

## 没有永远结束不了的流浪

非 击(4首)

### 请你与我同甘共苦

你父亲的脾气好吗？  
 你母亲对你一定不错  
 别太在意  
 谁想占你的便宜  
 来吧 如果你相信  
 我让你骑着我去  
 去高原看风景  
 我想与你同甘共苦  
 但为了不吓着你  
 我只能讲  
 该有的  
 总会有的  
 2002.2.1

### 没有永远结束不了的流浪

这么多年  
仍然两手空空  
不过多了些皱纹  
在没有彻底老去之前  
大不了  
再玩一次  
2002.2.1

### 红色恋人

我哭了  
在嫁接了电影中  
一对红色恋人的悲壮之后  
我哀嚎整日  
借鸡下蛋的方式  
使自己惭愧  
他们没有眼泪  
更不能像我这样  
只要一点点希望  
就能活过来  
我哭的那天  
有另一个我  
在革命年代  
面对敌人

面对真爱  
然后牺牲  
未被忽略  
2002.2.2

### 曙光

坏消息接二连三催促  
起的早点  
才见的到  
感受曙光  
本是老习惯

走进水中  
也无法接近  
运动突然出现  
我们握手言和

发现自己在读书  
五年前  
骑车来到这里  
从不吃早餐  
记忆里特别香

努力操纵  
一片红色

得跳起来  
但必须注意  
不能太快

深呼吸草香气  
不会出汗  
先认真一次  
即使  
注定平庸  
2002.2.2

## 飞酒令

但影(5首)

透

我漠然坐在天蝎座上  
俯瞰人间的城里  
桃花妹为我夜夜歌舞  
我已看透了人间一切的命

人间千万条河流仍在奔涌  
我不知我在哪里  
当忘川的酒液在红色的血管深处再度  
奔涌

我看见了另一个遥远的时空  
一位天真的小孩仰着头  
目送着阳光闪烁的蓝天白云下  
一只金蝴蝶  
它越飞越远  
越飞越远

## 飞酒令

就让我们迎着往事再干一杯吧把昨夜的星辰全吞进肚里  
今夜你若是站着难受我将用酒把你放倒让你自己把自己

喝光

这辽阔的世界生产国旗也生产美女

这辽阔的世界也生产千古独立的我和你

就让我们喝酒吧喝酒吧有酒的日子里落日像一颗棋子

被我们从东方下到西方人生像一个骚女人被我们从  
出生干到死亡

就你让我们喝酒吧喝酒吧喝吧喝吧把世界喝得昏昏然

不分东西南北把脚下的地球喝成一叶轻舟飘起来

就让我们开始飘吧飘吧踏着星辰的光芒让我们飘向

外星空打酒去

这人间的酒是太不够烈太不够喝了

就让我们取下北斗七星为勺从银河里舀起一勺勺

纯蓝美酒喝就让我们喝下吧喝下吧这忘川的酒液

这迷魂的汤

喝下吧喝下吧让我们喝进浩大的银河虚空里去

多年后 你我一觉醒来 人世已万古飞逝

那么就让我们像牛郎织女样各高居坐一个星辰

摊开地球这幅棋盘

把地球的人子当棋子来下吧

## 堕 欲

女人 你沉默一个姿势：

匍伏那——

金色的地平线上

向天空噉起 你雪白的巨臀

你的身后——

太阳的光芒全给吸进了你的下体

你的巨臀一片金黄

你的身前——

整片大地

没有了阳光

一片黑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阴毛

我却用它来寻找更黑的阴毛

## 肢解时空

天空的云彩消失了

天空布满了黑色的黑色的乌云

妈妈啊妈妈啊 呜呜啊啊吗？

妈妈 我大喊 你一声就呜惑了千万年

五千年的文明滚过我的头顶

九百万的华夏大地在我血管铺开

一瞬间啊一瞬间 一泡尿功夫

都远去了远去了 千亿年的地球  
 一转 一念间都死去了死去了  
 世界匍伏在三角的!!!! 三角的~!!!! 金字塔下  
 沉重地沉重地喘息喘息!!!!  
 你们都还好好地活着 正正常常地活着  
 只有我醒着醒着 不正常着不正常着 我一拳干进  
 金字塔要把它击得粉碎!!!!  
 仰 天长笑里 我大哭着流星的坠落  
 生命在生命中空旷 生命在生命中死亡  
 死亡在死亡里张扬  
 每个男人都进入女人 每个女人都吞噬男人 这是  
 世间的永恒  
 我明白了那永恒的相对论之悲哀和无聊  
 只有我还清醒着不正常着  
 把自己的肢体一一分解  
 这是左腿 这是右腿 这是头颅 这 眼睛 这嘴巴 这  
 体毛 这阴毛  
 啊看 流星雨又纷纷坠落了 降落了降落了 美丽的  
 花朵啊美丽 的花朵啊  
 女人在祈祷着男人 男人在祈祷着女人  
 只有我不祈祷 我黯然独自默念着  
 低下头看见了地球队的坠落  
 它像一朵流星花远去了远去了 独留我一人在那茫茫  
 的银环里孤魂野鬼地漫游 混沌的大气里 千万年的  
 地球一幅幅电影屏幕般地闪过曾经的伟大曾经的  
 崇高 曾经的美丽 曾经的丑陋 都在一尊佛的阴影  
 里死去了 我随手一松手 一秒就是一亿万年 一亿  
 万年又只是 0.000001 秒 把你干回阴道吧 干回那

无年代 把时空统统干死掉  
 太阳落进你屁股里了  
 黑暗接踵而来  
 破碎的虚空中 我呼唤的姿势谁也听不见  
 我一屁股坐在金字塔巅  
 对着万丈的脚下微笑 万里的高空里  
 飞游着一对对做爱的情侣 白云就是他们美丽的云床  
 那是未来无限逍遥的年代啊  
 那一切我早已超越了 我只是微笑着 把自己的皮剥光  
 把自己的骨头剥光 飞向那无边的高空  
 向最后的金字塔巅撒一泡尿  
 远去了  
 远去了

### 送正离去的人们

最是你两脚一蹬  
 像最优秀的射手样  
 把这地球当了一粒足球  
 射向了更旷美的球门——浩渺银河

## 自杀表演

封原(2首)

### 自杀表演

那个人  
从高大的广告架上  
向下轻轻一跳  
便再没机会目睹  
在他之后  
人们自杀时的表情

对于站在他周围的人来说  
欣赏他起跳与下坠的动作  
远比死亡本身  
更重要  
来看看这个不带伞包的飞行员吧  
演得那么出色  
唯一的缺憾只是  
并没有太多的血  
从他身上流出来

那个自杀者

死之前  
肯定坚决地向生活  
要过什么  
也许只是一条  
细细的脐带  
就能系住他此刻的  
生与死  
过去与未来

而此刻  
那人身上的血  
越流越多了  
关于自杀的表演  
变得愈加真实  
阳光兴趣索然地  
从他的尸体上扫过  
路口  
警车与救护车相继开来

### 城市监察员的总结报告

城市里  
人们  
围成巨大的圈子  
掏出枪  
一个顶住另一个的脊背

就这么威胁着  
没有谁  
更值得怜悯  
人质与劫匪  
在此已毫无区别

分不清开端与终点  
用枪口的冰凉连接着  
城市  
一个人圈

像上帝头上的光环

## 谁是最可爱的人

小宽 1980年(4首)

### 谁是最可爱的人

你会给老乞丐一根烟  
并给他点着  
你会拾起地上的废纸  
并丢进垃圾筒  
你会在喝酒的时候  
陪 A 喝白酒,陪 B 喝啤酒  
再陪 C 喝葡萄酒  
你会在上课的时候  
认真听讲记笔记  
你还写诗  
所以你是最可爱的人

### 那种厨房

我所说的是那种  
厨房里有新鲜的味道

连白菜、大葱、土豆也是  
西红柿和黄瓜可以生吃  
做菜不要放味精  
盐也要新买的  
厨房不要太干净  
可以在角落里  
发现小巧的虫子  
连虫子也是新鲜的  
冰箱里总有啤酒  
桌子上总有些书  
还有一个安静的人  
做饭、洗碗、说话  
甚至快乐地唱歌  
我会照着菜谱  
炒菜  
系着白围裙

### 偷车贼王小佳

王小佳每天上学骑的车丢了  
他没有声张  
只是又顺手推了别人的一辆  
几天后,他骑车  
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被失主看到  
并被扭送到派出所

在接受民警叔叔的教育过程中  
王小佳一直表现良好  
只是趁民警吃饭的机会  
偷偷溜走  
并且顺手推走了公安大哥的车  
这回事就麻烦了

### 海桐花

海桐花长在哪里  
叶子细小  
开琐碎的花  
在低语中一颗颗  
发育

海,桐,花。  
在清晨  
老人在慢跑中  
接近它  
在现在  
我也试图接近它  
我们一起  
把它读出声来:  
海——桐——花——

## 花开是一种心情的袒露

狂 飙(3首)

生于1980年2月

### 西厢月

不管圆不圆  
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管有没有佳人  
相约黄昏后  
月在西厢  
总是好的  
想一些心事  
拈拈花  
最好还有一面镜子  
可以照  
不开心了就骂月亮  
骂天气  
骂那些娘儿  
像西门庆  
或者贾宝玉  
都无所谓  
但千万别像我

现在的样子  
站在柳树下  
看  
月上柳梢头

### 花开是一种心情的袒露

拈除一切外在因素  
我要说  
花开是一种心情的袒露

花开在枝上  
花开在脸上  
花开在心上

或者  
花开在手上  
都可以说  
是一种心情的袒露

### 樱桃好吃

我发现  
那就是棵樱桃树

在许多树中间  
 樱桃树长樱桃  
 一眼便可以看出  
 树上的樱桃并没有熟  
 看样子还需要  
 一个月的时间  
 但我已经等不及了  
 一个月的时间太久  
 意外的情况太多  
 谁都不能保证  
 樱桃树随时都会死去  
 樱桃随时都有  
 被吃掉的可能  
 更何况这棵樱桃树  
 又非属于我  
 樱桃好吃树难栽  
 我是知道的  
 我必须把握这个机会  
 摘下所有的樱桃  
 不管味道如何  
 饱吃一顿然后  
 心满意足地离开

## 昨夜

什么什么(5首)

### 昨夜

昨天晚上  
 我梦见了一个女人  
 一个模糊的影子  
 非常的模糊  
 我相信就算是她的父母  
 进入我的梦  
 也绝对认不出  
 这个模糊的女儿

### 昨天天黑得和往常一样吗

昨天天还没黑的时候我就睡着了  
 昨天天黑得和往常一样吗？  
 请告诉我吧  
 那些无法入睡的人  
 昨天天黑得和往常一样吗？

## 孤独

如果房间失了火  
如果明天是星期天  
如果女友没有打电话来  
如果闹钟没有响  
如果催电费的没有来  
那么  
我一定会被烧死在床上  
而且再也不会感到什么 孤独

## 到郊外去

他一把  
扯下脖子上  
粗粗的金链  
这是我虚构的  
一个情节  
在他用一根麻绳  
成功的自杀后  
在一个夏天  
他死在郊外租来的房子里  
电扇一直吹着  
他欠下了更多的  
电费  
在我城里的房子里

我为了晾起和记忆一起发霉的  
衣服  
寻找着可以  
挂绳子的地方

## 从1数到10

天越来越黑  
城里的灯就越来越亮  
在我家的  
窗子前

## 从1数到10

现在就开始倒记时

## 猜火车

马 骚(3首)

### 阳台对面的鸽子

每个有风的晚上  
你的头发被吹乱  
我们一起看着黑夜  
沉默着

每个清晨  
阳台对面的两只鸽子  
就会出来散步  
而当我现在  
一个人  
在这的时候  
就再也没见过它们  
我想一定是你把他们  
带走了  
空留下这阳台

### 大狗和二狗

大狗,二狗的哥哥  
二狗,大狗的弟弟  
他们都是我朋友的朋友  
他们在一只足球队里踢球  
他们住在中国的河南省  
一个爱滋病大省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  
这么多了

### 猜火车

铁路俩边  
总是有孩子们  
在玩耍  
他们拣着自己  
喜欢的石头  
当累了的时候  
就坐在夕阳底下  
踩下一辆火车的到来

我不知道  
我是否在他们猜的  
那列火车上

## 奇异的香

鬼 鬼(8首)

### 笑谈的另一个召唤

确实该有些东西泛滥  
 但不要让不争气的泪水灌溉你的心  
 从哪里飘来一滴雨点 就  
 敲在你的窗  
 亲爱的请记得  
 那不是蓝色眼泪  
 当沉沉睡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轻唤  
 在梦里轻吻耳垂  
 活着 活着 活着  
 一种解脱的声音来自朋友重生开始  
 而那些不愿再提的往事  
 也将随着梦魔逝去  
 从此后世界豁然开朗  
 由彼此相遇那刻开始  
 到百岁幸福结束  
 远古那串骨制项链在颈间跃动  
 上面仍有类人猿抚摩的余温  
 当听到远方传来第一声哭泣的时候

梦想就快要实现  
 活着 活着 活着  
 故乡的白杨树下母亲期望的目光  
 远方姑娘的默默企盼  
 该有一种力量支撑  
 秋风飒飒  
 是收获的时候了  
 掩熄了夏日欲望的热火之后  
 柔柔的冬日阳光  
 冷暖依偎  
 迷蒙呓语  
 活着 活着 活着  
 如你所愿  
 相牵  
 你每一处神经

### 奇异的香

空气中  
 弥漫着奇异的香  
 浓浓的  
 刺激着我的鼻孔  
 和半湿的头发  
 这不是熟悉的皂香  
 它不是我的奇异之旅  
 吸一吸鼻翼

我仿佛嗅到了天堂  
天堂的味道  
那该是个开满鲜花的地方  
阵阵暖暖海洋微风  
轻吻面庞  
一个陌生人款款而来  
奇异的香  
2001.9.18

### 黄叶子

如果不是满地的黄叶子  
真的忘记已经快到十一月  
去年还在学校  
就没觉得  
日子过得这么快  
完了 完了  
电脑荧幕反射出  
我的影子  
刚刚吹熄二十岁的生日蜡烛  
我看到自己已经三十岁  
四十岁、五十岁……  
窗外  
黄叶哗啦啦飞  
2001.10.31

### 上山上山

小亭子里  
一个穿着邈邈的男人  
攀爬护栏  
没有人想起救他  
唯一能做的只是看着他  
笨拙地跨过去  
然后慢慢往下爬  
到后来只能看到他的一只手还拉住护栏底层  
几秒钟之后他带着满足爬上来了  
手里多了两张扑克牌  
一张是红桃 Q  
一张是黑桃 8

### 234 号房

据说是他打了一个哈欠  
然后我就从床上掉到地板上去了  
他把我从地上拎起来  
那一刻我觉得他实在太好了  
天亮后我发现掉到地上的不只是我一个  
五包零食  
一个空酸奶罐  
半包面巾纸  
我的手表还有他的打火机

我越来越觉得他是有预谋的  
 那一刻他是醒着的  
 不然他不会打哈欠  
 可是我是睡着的  
 很有可能是他一脚把我踹下去的  
 另外从掉到地上的东西也可以看出来  
 他不爱吃零食  
 酸奶是昨夜我喝光的  
 面巾纸他只在大便的时候才想到  
 我的手表他戴不了  
 打火机虽然是他的  
 但是他好象带了四个  
 最大个儿的就是我  
 我也掉下去了  
 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种种迹象都证明是他把我踹下床去的  
 如果不是踹的  
 那也是用手推的

### 发 疯

风吹着眼睛有点疼  
 轻轻闭上  
 眼泪就为我洗刷  
 眼中的忧伤  
 我摇一摇头

顶上九月的阳光  
 正驱赶着  
 我快发霉的笑声  
 然后就换来我  
 由衷的哭声

### 活 埋

推着割草机的大爷  
 一直把机器推到我身后  
 旁边的姐姐  
 已经捂着脸孔逃开  
 我没有动  
 任由尘埃把我掩埋  
 我就充分感受一次死亡的痛快

### 无 奈

电视上那个总挨揍的小子  
 又挨揍了  
 除了喊倒霉  
 和做好禁揍的样子  
 似乎没别的可干  
 2001.12.15

## 祖国

KURT (4首)

### 祖国

祖国啊祖国，  
你可有点卑鄙了，  
你生下我哺育我揭露我强奸我然后还让我说我爱你  
你也把我想得太贱了吧。

### 大煞风景

星期一  
大风吹来朵朵白云，  
汪蓝的天空显得特别高远。  
这种天气，  
让我心旷神怡。  
刷，  
一个大黑胖子，  
穿着裤衩，  
浓密黑的腿毛露在外面

骑着一辆 28 单车  
只这么一刷  
就  
大煞风景

### 给奶奶过生日

爸爸和他的两个哥哥说着原来的事  
他们养过一条蛇  
用擀面杖敲死过一只兔子  
还是最红的红卫兵  
现在呢  
他们在回忆之后开始发自内心的大笑

### 这种人

“别理他，跟这种人吵不值得！”  
我已被归入“这种人”的范畴。  
这深深得刺伤了我的自尊，  
我夜不能寐幻想着我成了那种人，  
就是道貌岸然的那种

## 没有老去

抑果(10首)

### 现在就已到终点

当太阳割破黑夜的阴道  
 揣上一把尖刀  
 破门往西而去  
 沿途你分别在  
 清冷的早晨  
 孤寂的上午  
 碰到童年与少年  
 在火热的中午遭遇青春  
 在凄美的夕阳下  
 邂逅绝望的爱情  
 当夜晚的黑翼掠上脸庞  
 这一切都将终止  
 一路来的坎坷  
 目标只为一个  
 在夜色中  
 将刀插入自己咽喉  
 2002.7.7

## 从 容

我们漫无目的  
 随着肮脏的洪水  
 手牵手漂浮在  
 城市的各个角落  
 捕鱼捉虾  
 打捞水里  
 各种沉浮着的食物  
 我们坐在摩天大楼露出  
 水面小小的一端  
 安静地看远方落日  
 渐渐映红黝黑的脏水  
 那是五天之后  
 这个城市  
 完全被洪水淹没  
 而现在  
 我们仍安全  
 走在城外大堤  
 走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开开心心  
 相依相偎  
 偶尔探过脑袋  
 看看堤内越过警戒线  
 的洪水  
 2002.7.7

## 在变老之前死去

——给一些老人

一定要在  
第一根白发  
长出之前

第一条皱纹  
冒出之前

成功地  
把自己杀死  
毫不心软

决不能  
留在世上  
装小或  
卖老

## 祭 亲

走进一片乱石堆  
杂草丛生的坟群中  
空无一人  
在那儿沉坐 穿梭  
思考今生来世

然后爬到石堆顶端  
吹吹风唱唱歌  
再脱光衣物  
试图象块不起眼的石头  
消失其中  
天黑的时候  
挖个坑  
小心地把自己放进去  
在里边  
你会听到冷风  
敲打石块的声音

## 毁 灭

如此美,这个世界  
如此美令我如此  
惊讶不已  
它的美  
是脆弱的它的美  
不堪一击  
美到了极点  
就会破碎  
美到了尽头就是  
死路  
我爱这个世界爱  
它的美爱到极点最终

我毁了它我  
选择毁灭

他们的尸体  
丑陋不堪

### 死亡中的回忆之三

七年前的夜晚  
时光的深处  
高小军与我  
经常在黑暗中潜行  
翻过铁栅门  
穿过一条条细细的田埂  
小心地行走在  
淡淡的月光中

星星就象挂在耳边  
狗犬声却很远  
我们来到杨开水库边  
安静地抽烟  
面对面赤条条坐着  
一声不吭

然后跳入水中游泳  
疯狂地游过去再

游回来 游回来再  
游过去直至  
筋疲力尽 爬上岸后  
又继续抽烟  
面对面赤条条坐着  
等夜风把身上的水珠吹干

直到有一次  
我一直坐过了  
整个夜晚  
坐到破晓  
我抽光了所有的烟  
黎明的微光中  
我看到  
高小军的尸体  
在黝黑的水面上  
来回漂浮

### 一个挺可怕的人

这几天我们总是在喝酒  
一大帮人凑在一起  
喝酒  
然后  
聊天  
聊诗,诗坛

音乐, DV  
 然后是女人  
 我扎在其中  
 也喝酒  
 抽烟  
 我抽烟很凶  
 一根接着一根  
 然后  
 看着他们  
 不发一词  
 沉默地看着他们

后来  
 我觉得自己真是  
 一个可怕的人

### 他们来了

那么快地  
 可以说是  
 呼啦啦地  
 一下子  
 他们就塞满了  
 众人的眼睛  
 他们蹦着跳着  
 粗鲁地践踏着眼球

他们嘻嘻哈哈  
 肆无忌惮地高声唱歌  
 大口大口地吃着快餐  
 扔弃着塑料垃圾  
 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  
 一脸地满不在乎  
 他们都很不讲理  
 从不打招呼就直接  
 从地底下钻出  
 从黑暗中跳出  
 令人不知所措  
 他们来势汹汹  
 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  
 牛犊之气

### 羡慕的人

多年以前  
 隔壁光棍王德发  
 每天手捧一碗稀饭  
 蹲在门口  
 目不转睛  
 盯着我上学  
 放学 风雨无阻  
 造就一幕无法理解的哑剧  
 那时 我上学前班

穿开裆裤的日子  
 直到如今  
 多年以后的我  
 上大学放假回家  
 才彻底搞明白  
 他这一行为的深刻意义  
 这个从小在事故中  
 睾丸双双被割走  
 的可怜傻子 竟然  
 让我无比感动  
 已有白发的他今天  
 抓住我双手激动地说  
 你小时候的鸡吧  
 真鸡吧大啊

### 一个人的战争

睁大眼睛  
 对着墙壁上的任一点  
 盯着不动  
 眼泪自会渐渐漫上  
 其中  
 酸痛的不止是双眼  
 眨一眨  
 就会  
 扑簌一声

滚将下来  
 退后几步  
 张口大喊  
 对着浮现出整体轮廓的墙壁  
 当然  
 听到的还仍是自己的回音  
 岿然不动的墙壁  
 另你彻底失望  
 你莫名其妙地  
 就想和对方耗上一耗  
 似乎以示你的不满  
 悲壮的心酸  
 最后发现  
 对方其实是自己  
 她仍在电话里  
 嘻嘻哈哈  
 茫然不觉这两个礼拜来  
 你示威性的沉默

## 火烧赤壁

李傻傻(7首)

### 火烧赤壁

我梦见有人把烟头扔在著名的赤壁  
赤壁滋滋滋地燃烧  
一直烧到了我的家乡  
资江边上  
枫树坳里  
我家的草垛被烧了  
牛蹄被烧了  
奶奶满头白发红光一闪  
不见了  
一群人手忙脚乱  
抬着我的床  
朝着火海一路小跑  
喊着给我举行一场火葬  
我躺在床上  
哇哇大叫 却动弹不了  
火的舌头在我身上舔  
舔到我的耳背时  
我醒了

一眼看见床头的中国地图  
面目全非  
长江两岸湖南湖北  
都完蛋了  
被子正在冒烟  
烟冒得不大于是我把它扑灭了

### 冬天与血液循环

北京时间东八区的时间 凌晨三点  
冬天作为一个季节它相当于三个月  
去月光下量你凌晨三点的体重  
熬夜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它不会捅出什么乱子  
划破手指肚  
血作为一种液体它很轻很轻很轻很轻很那个  
2002.1

### 见鬼

进入六号楼黝黑的楼道  
我常常误以为  
进入一个鼻孔  
鼻孔流血 像月经一样如期到来  
血红蠕动的鬼故事在楼道里

像鼻毛一样活着

阴历五月十四日的晚上  
月光胸脯般温暖柔和  
静哥又平静地  
复述一遍《人皮马甲》  
那个在深夜去厕所  
干点什么已经无从猜测的女生  
她细腻的表皮真皮  
被手法娴熟地剥离身体

我不明白静哥为何一再强调  
被剥皮的女生跟我睡过同一张床  
然后又拍大腿说当然不是同一时刻  
总之听完它我拉开虚掩的门  
落地无声 来到厕所  
没有开灯 一心期望  
重复当年女生的神秘过程  
人问:要红色马甲吗  
我说:要啊  
人问:确定要吗  
我说:要

次日清晨谁起得早  
谁倒霉  
我会血淋淋地引来  
一片恐怖的惊叹  
而在这个过程之前我会申明

我只想换个地方睡觉  
你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  
满足我吗?

2001.4

### 对面是平房

向你推荐这块草地  
有亭子 有石碑  
石碑上有些字写得不错  
还有石凳可供两人同坐  
或一个身体在夜空下  
阳具向着天空躺下

你说对面是平房  
一个祖母伸手向着火堆  
左手中指骨上一枚  
发亮的顶针  
一个小孩动在身旁  
小孩应当在十岁以下

是啊是啊对面是平房  
那我就把这片  
灰色的平房变成草地  
平房里总是传来  
小孩的哭声 猫与狗

到处抢着抓老鼠  
抽旱烟的老头确实  
有随地吐痰的习惯  
三天！三天以后你再来看

不不你说你  
连这片平房一起买下  
你说你  
愿意买下一批邻居  
2001.6

### 我有一把锯子

我有很多东西  
我有一把锯子  
我打算用它  
锯断一根水管  
看看里面  
究竟有没有水

我有一把锯子  
我打算把它  
藏在手掌里面  
骨头孔里面  
看它会不会  
真的不生锈

我有一把锯子  
我打算用它  
锯断我孩子的脐带  
看看以后  
会不会感染

我有一把锯子  
它闪光  
我决定用它  
把眼珠从中间  
锯开  
看它是不是  
还闪光

锯开左边的眼珠  
我打算  
用右边的眼珠  
看看眼珠里  
是不是液体

我要看看锯子  
是不是染上了  
腥气  
我要吻它一下  
我要舔它一下  
2002.3

### 守株待兔或现象一种

日出东方红胜火  
看的人们打着伞  
我该把他们比作  
树桩  
边的农夫  
还是兔子  
2002.3

### 我在你的肚皮上写下一个“人”字或我的袁飞

让我扒掉你的裤子  
扯下一把毛  
和你的睫毛相比它们谁更长  
我有那个力气  
扯下你的睫毛  
用胶水粘在乳头上方  
使它们  
好象一对花姑娘的眼  
然后我在你的肚皮上刻下  
一个“人”字  
从心脏跳的地方起笔  
撇到阑尾那里  
让一捺离肚脐眼 3cm  
现在你身上有了一个

### “火”字

我划一根火柴  
把你点燃

如果我是一个女人  
我的舌头上布满了闪电  
我将舔你三下  
第一下把你击晕  
第二下扒掉你的头皮  
第三下掀开你的天灵盖  
再用你所有的热脑浆  
做成一根白色的蛆  
让它蠕动  
在你肚脐上探头探脑  
肚脐代替了心脏  
白蛆业已调好表情  
在微凹的洼地里休息  
2002.2

## 做恶魔是快乐的

巫女琴丝(6首)

### 做恶魔是快乐的

今夜我是恶魔  
我要把你带到我的房间  
不管你有多丑  
不管你有多矮  
我要把你洗澡得干干净净  
洗去二十年的尘土  
和二千年的臭味  
我已备好了热水  
刀子和布  
还准备了音乐  
我听你的脚步声  
已经听了整整十年  
今夜  
是我收割你的时候了  
你的血让我兴奋  
你的挣扎让我疯狂  
我只想看你  
一点一点

消失在我的身体里  
2001.10.7

### 意外发现

很多年前  
我在电话中  
对朋友说  
你必须珍惜  
它是我的  
第一根阴毛  
到现在  
我才明白  
我为什么那么笨  
那么傻  
看看那些男人  
他们天天刮脸  
刮得又光又亮  
像个童男  
就怕万一长出  
一卷毛  
不是胡子  
而是要命的阴毛  
2002.7.1

## 一代人

摸手行  
 摸腰  
 摸腰行  
 摸肩  
 摸肩行  
 摸头  
 摸头行  
 摸脸  
 摸脸行  
 摸胸  
 摸胸不行  
 诱奸  
 诱奸不行  
 强奸  
 强奸不行  
 奸尸  
 奸尸不行  
 奸  
 墙上的影子  
 如果  
 还不行  
 就对着天空  
 打炮  
 或撒尿  
 2002.7.1

## 我怀里的男人

我仔仔细细看  
 怀里的男人  
 越看越陌生  
 陌生的脸  
 陌生的腹部  
 和大腿  
 没有血色的胸膛  
 微凉  
 几分钟前还在  
 黑暗中咆哮的狮子  
 逃得无影无踪了  
 下半夜  
 我一直醒着  
 醒在没有内容的灯光里  
 2001.10.20

## 淫妇

大家都叫她三妹  
 现在她五十岁了  
 大家还是叫她  
 三妹  
 生活困难时期  
 她和生产队长睡觉

报酬是一根红苕  
 她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像本队  
 身壮如牛的会计  
 一个像称王称霸  
 八三年遭枪决的  
 王老五  
 一个像批斗至死的  
 莲花村小学教师  
 李小明  
 三个儿子都像她  
 有一双笑眯眯的眼睛  
 没有一个像她的丈夫  
 现在三妹老了  
 和一个小伙子同居  
 住在城里  
 每年春节回老家  
 为父母挂坟  
 认识的人还是叫她三妹  
 三妹  
 2001.8.21

### 怀念父亲

你死了  
 我仍不放心

我怕你  
 半夜逃出  
 石头砌的坟墓  
 又来敲门  
 又把烟卷  
 强硬的伸过来  
 让我点燃  
 我怕你  
 再一次  
 把烟灰塞进  
 我的下半身  
 让我痛得  
 无法呼吸  
 2001.6.1

## 小李飞刀

小 虚(4首)

### 小李飞刀

一个古代的人  
坐在一颗桃树下面  
喝酒  
喝完了酒  
就开始用一把小刀  
削一块木头  
削了很久  
那块木头被削成了  
一个女人的模样  
那个时候 阳光很好  
天上不时有鸟儿飞过

### 很像鸭毛

柳絮儿柳絮儿满天飞  
很像鸭毛

像  
鸭毛  
而不是鹅毛  
喂,要是现在我看见的  
真是鸭毛  
我就说  
鸭毛鸭毛满天飞  
它们很像柳絮儿

### 有风的日子

我家的门口  
以前是一个工地  
工地上立着一个很高的  
铁架子  
有一次  
我们爬了上去  
那天风很大  
我和我的朋友  
站在架子上面  
害怕极了  
后来  
我们再没有爬上过  
那个架子  
要是没有风  
我们本可以爬得更高

## 春天来了

草是绿色的  
街边的树是绿色的  
还有寝室里的水瓶壳  
也是绿色的  
你能不能再告诉我  
一些东西  
只要是绿色的

## 我不是坏孩子或一切由爱情开始

果酱(14首)

### 腾

每天早晚两次  
接送我的女人  
已经成为生命中一道必修的功课  
我们会在那条阴翳的小径上  
讲述我们昨晚的梦  
以及梦里的星星点点  
模糊的一切

剩下的时间  
我砍柴  
洗衣  
拖地  
烧饭  
擦洗那面生满黄斑的镜子  
和即将生锈的镜框  
我做着各种或繁或简的家务  
等待不槽时候  
停下来

眯起眼瞪一会儿太阳  
 或者闭上眼  
 想象阳光留在瞳孔里的样子  
 不小偷  
 不匪  
 不规则地操一操身下这个即将声名雀起的女人

我们  
 干杯吧  
 把我的那些草也分给你  
 有一同高了的时候  
 就拥抱着腾到云层上面  
 我们在云层之上  
 朝下面看或者大喊  
 祝愿祖国大好河山  
 永远大好河山

### Low Fi

我的两条手臂流着不一样的血  
 它们分别属于  
 我的爸爸和妈妈  
 这个下午  
 我用一把很钝的刀费力在手腕上  
 磨出一道口子  
 看着红到掉色的东西

冒着泡流出来  
 后来  
 我听了你们的话  
 用嘴扯着绳子把双手捆在了一起  
 伤口叠和  
 血流速止

### 小悲剧

当 Mary 遇见 Harry 在 1994 年秋天的纽约  
 他们没怎么做爱  
 而是在一起挣了很多很多的钱  
 由于一些情境之外的原因  
 他们后来分了手  
 又不伤感情的分了钱  
 各自揣着一颗不羁的心  
 浪迹天涯

再次相遇已是多年以后  
 在北庄以北的翻猪岭  
 Mary 和 Harry 伫立在相离不忒远的两座山头  
 那是北方春天赋人的扬沙天  
 云层很厚  
 能见度很低  
 被人们称之为  
 带有肃杀之气

当他们终于涕泪横流  
相拥狂吻的时候  
有很多肃杀之气

### 大毛和二毛的故事

他们俩个是亲兄弟  
大毛比二毛大五岁  
大毛有病  
有一天  
昏倒在马路上  
二毛下班回家  
看见了  
就把他送进医院

### 哭 了

哭  
一写就会煽情  
但今天我会注意  
现在是 2002 年  
我已经 20 岁了  
不能再自己毁自己了  
否则我哭都没有地方去哭

哭  
总是让我心疼  
我是说我不忍看见我爱的人流泪  
可是  
好多次  
我看到  
我的朋友竖  
红着眼睛  
他  
在唱歌或者  
一个人喝着酒  
坐着像个鬼  
比如  
去年  
去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都喝了好多酒  
willow 就哭了  
她的眼泪特别凉  
她的睫毛也特别长  
长得让我觉得是假的  
可是我试了  
拽不下来  
而且怕她疼

有一次  
我回家  
看到我妈  
一个人在阳台上掉眼泪

那天阳光特别好  
可是我现在也不知道  
她那天为什么伤心  
那么伤心  
好象我死了

我死了就不能再做爱了  
不做爱  
我们怎么才能好下去  
好象那一年我才 17 岁  
我一抱你你就哭了  
好象我不敢继续了似的  
妈逼的  
扫了老子的兴

我们小学有个同学  
最怕读课文  
因为他总是读错  
他念到：“灵车驶过身前  
我就再也忍不住  
眼珠便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哈哈哈哈哈  
我们听了  
都哈哈大笑

### 飞过而高雅

我头顶上  
一只大雁  
飞过而高雅

### 抒 写

我窗子底下  
五个民工  
一路  
高歌猛进  
或者换个思路  
我说  
一项工程尚未完工  
但是高歌猛进  
或者没有什么高歌猛进  
或者本就这个词儿  
我闲着没事儿  
并且高歌猛进

### Y

我昨儿晚上做一梦

梦见我叫了一帮子人过来  
 都是些不能得罪或者理当尊重的  
 我们围坐在一起  
 谈天  
 后来我特语重心长  
 那个  
 ——悉数他们各自傻逼的地方  
 我醒来以后  
 仍觉意犹未尽  
 于是叫你了过来

### 你的柔情我也看不见

我们保持着一个距离  
 就是刚好看不到你  
 你微笑的时候  
 我离糖果很远  
 你哭的时候  
 我也可能伤心  
 就没有发生  
 热火朝天的爱情场面  
 就没有辜负

很多年过去了  
 我满脸沟壑  
 全身都是脚印

成了一张被遗弃的皮  
 你还活着  
 很可能死了

### 地图

我希望相爱的人永远相安无事  
 我希望我们能长久地抱在一起  
 我希望每个早晨都是被她的轻轻呵气唤醒  
 我希望这样  
 不是那样  
 而且  
 相爱的人还应该死在一起  
 必须死在一起  
 我们选一个雨后初霁的黄昏  
 一跃而下跳回到爱  
 每一秒种都是音符  
 但旋律已经凝固

我们很快会被一同铲起  
 然后  
 有个孩子伫立不动  
 他深深迷恋着地上干涸的血迹  
 像从前的我们一样

### 一场游戏xxx

<1>忘川

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叫……

<2>暴雨将至

这首诗  
是描写暴雨将至的

<3>《其实我何尝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爱发牢骚总是走神有点虚荣有点小资但又没什么钱热爱文学热爱音乐热爱电影野心不小惰性更强不过善良耿直爱国不太爱党爱人民不是江X民不爱劳动不爱运动重感情阶级友情很性情不过不屑于酒桌上涕泪滂沱的人啊》

<4>多事之秋

你真的想知道他在哪吗？

你过来

我偷偷告诉你：

他

躲

起

来

了

### 我不是个坏孩子或一切由爱情开始

我总是迷路  
每一次走神儿  
我都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这次是这样  
走到尽头是一堵墙  
那我就睡在那儿吧  
长眠到死

### 恐怖幻想

我把一个人  
神不知鬼不觉地  
叫到家里  
用毒药毒死他  
放进我的大冰柜里  
然后每天切上一块  
当然不是吃掉  
而是丢进马桶里  
冲走  
这样我想是不会被发现的  
……

## 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等你

亲爱的  
 请不要哭  
 我会一直等着你  
 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这样  
 你便永远都不会失望  
 亲爱的  
 话该怎么说呢  
 我想  
 你会明白的

## 武林高手

土豆(7首)

### 武林高手 1

一刀仙  
 小时候喜欢骑在树枝上  
 用柳条抽  
 过往的蜻蜓  
 长大后  
 一边拉屎  
 一边用细木棍  
 戳苍蝇的屁股  
 到了二十八岁  
 一刀仙成名江湖  
 开始骑马  
 从南到北  
 用亮闪闪的刀  
 劈  
 四处的风

### 武林高手 2

快剑阿飞  
 用一把铁片做成的剑  
 所向披靡 一生中罕逢敌手  
 传说 他拔剑的速度无与伦比  
 传说 他最终成为高人绝尘隐去  
 传说 他最大的弱点是  
 只会点穴  
 不会解穴

### 武林高手 3

大刀王五  
 民国初年  
 能把巨大的杀猪刀  
 舞成风火轮的好汉  
 革命党的拥趸  
 爱喝酒  
 有时吹牛  
 不能飞檐走壁  
 被杀之前一直渴望  
 以大刀  
 惩恶锄奸

### 武林高手 4

李木墩  
 南门沟最后一个羊倌  
 身高五尺  
 面如张飞  
 无残疾  
 十二岁放羊  
 四十岁卒  
 终生未娶  
 与羊为伴  
 1987 年终老山上  
 屯中人集资厚葬  
 整容  
 穿寿衣  
 至裆部发现  
 两股间有羊毛无数

### 好青年

我是新时代的好青年  
 生在幸福中  
 长在红旗下  
 我的任务是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我的理想是  
 以笔做刀枪  
 讴歌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现阶段的目标是  
 以诗歌展现生活  
 但  
 决不针砭时弊

### 蛊惑仔

两个人对砍  
 这是真的  
 就在今天晚上  
 他们决一生死  
 一人一把刀  
 看谁先到下  
 我一边抽烟  
 一边欣赏  
 两个人对砍  
 就在今天  
 明天还可以重复  
 鲜血  
 时刻飞溅  
 我的眼睛就这样染红了  
 啊  
 在这寂寞的夜晚

在失去激情的时候  
 这样的影片  
 真是不可多得

### 诗坛地理志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罗马有多远  
 从千分之一的地图上  
 沈阳罗马只有一掌的距离  
 我辛苦算计到达的方式  
 由于怕淹死不能乘船  
 由于怕摔死不能做飞机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用两只脚来丈量  
 而这样  
 罗马就真的远了

## 欲火焚身

何 殇(7首)

何 殇,自号西毒,81年12月生人,在西安求学,写作诗歌小说随笔评论,有自打印诗集《你永远不知道我是个禽兽》,作品散见于国内各类民刊和杂志。

## 自 恋

你相信  
只要盯着镜子  
死死地盯着  
总能在脸上找到一块  
出众的地方

然而  
问题大了  
今夜当你满脸忧郁  
坐在镜子前  
前额处那缕拔过千百次的白发  
开始发狂似的生长  
足足三千丈  
不由得

你涕泪滂沱  
心若刀割

## 盯

我瞪大眼睛  
狠狠地盯着你

你面若桃花  
长发如波  
眼神闪烁  
坐立不安

我就这样  
不留一丝余地  
使劲盯着你  
使劲盯着

我就不信  
把你盯不成个美女

## 革命老区的猪

革命老区的猪

它不同与革命老区的牛  
供诗人调侃

没有科学配置的饲料  
当然也没有保健医生  
为它打防疫针

革命的后代  
用老区的方法  
把它们养大  
灾卖进屠宰场

直到变成肉  
它才进了趟城  
这多么让人心酸

### 因为一个人我一吃饭就心惊肉跳

当时  
他用雪碧  
回应我的酒  
我觉得不爽  
不过没说  
因为  
他坐东

后来  
因为这顿饭  
我他妈的  
好象欠了他  
一条命  
动不动提起：  
我们一起喝过酒……

直到  
我们彻底翻脸  
他还在用  
这顿饭作证据  
指责我  
忘恩负义

结果  
每次和朋友吃饭  
只要他们买单  
我就  
心惊肉跳

### 欲火焚身

—  
我知道你的苦,知道的  
比如在女人的脸红的象火

象欲火焚烧的苹果  
轻轻的把手伸向一朵梅毒  
你就悄悄的贩运冰毒  
看见的感觉真他妈的不好  
似乎在煽动下半身的情绪

## 二

你似乎比的上广场的岗哨  
眼睛,眼睛在搜寻一种  
破坏分子,当它不知不觉  
走过长安街的红男绿女  
怎么说,再怎么都说逃不脱  
男盗女娼的后现代复制

## 三

这个是秋天,抒情的秋天  
诗人拒绝排比来挽回面子的秋天  
我还是看见你发明的词汇  
“另一个女人”比的上“在别处”  
或者“在路上”你当然知道  
跨掉一代的翻译失真  
其实他们指的是快餐和避孕套

## 四

“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就象  
拒绝吃一颗腐烂的苹果  
苹果腐烂了可以扔的比玫瑰还远  
而你呢,你怎么办

是不是在想什么痒或者殇  
可这些又拒绝隐喻,还是拒绝

## 五

我终于看见自己的另一个女人  
是暴露的巫女激荡的春树  
还是已经在吃烤土豆的鬼鬼  
这可怎么办,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究竟要怎么办才会满意

## 六

活了这些年,再活这些年  
我还是不能满足,只有香气袭人  
比香死苍蝇的喷雾还香  
挺立成一个,一位先生  
简直是一只北京烤鸭  
你才看见我的脸比中国城的  
鸭还需要到设备齐全的健身房  
健身房里的设备可真是齐全啊  
齐全的比抒情诗人还要让我感叹

## 七

不是要解构吗,花花公子内裤  
花花公子衬衣花花公子袜子  
花花公子外套花花公子皮鞋和皮包  
弄的象鸡冠子般耀眼夺目  
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形象和火车司机  
在通往剥削的路上一路鸣笛

## 八

是不是还需要一些什么  
生活的比她妈胡子还要坚硬  
坚硬是什么概念,就是阿翔的诗  
阿翔的诗硬的没有了意思  
象一具千年的木乃伊  
躺在沙漠的石头房子里  
没有女人,就是没有  
他还是活的多么舒畅  
我想他看的毛片一定太多了  
比如我象拒绝女人时  
就去看吃精液的毛片  
看的我上网时都在吐  
比看见说自己是民运分子还恶心

## 九

我多么不想恶心,辛苦的恶心  
辛苦的象拿政府的四两荞麦  
在三亩地里种出一年的口粮  
恶心的就象看见结结巴巴的  
诗人在抛弃朋友后  
充当先锋的力不从心  
恶心的目的呢,操!哪儿有什么目的  
不过是体内的液体散发热能  
烧的眼睛发红,多么美妙的红色啊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妙的眼睛

## 十

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发狂  
如此发狂的写诗,我还是继续写诗  
写出什么了吗?除了苹果般淫荡的  
脸孔上无比扭曲的文身  
究竟你咋了,痒了疼了还是硬了  
跟我出来是你的主意啊  
关我的什么事,祖国的大好河山  
你还没有游览呐,脸为什么红了  
……脸怎么又红了,红的象一颗虫蛀的  
苹果,在千树万树的果子间欲火焚身

## 一个女人站在树旁

一个女人  
悄无声息站在树旁  
就是一个象形字:休  
如果引申成  
一个动作:等待  
就成了一种美  
当然  
你还可以想象一个情节  
女人爬上去上吊  
或者悄无声息站在树旁  
直至死去  
就成了另一种美

而要是再被拍成照片  
这种美就永恒了

### 送 葬

在长安城楼精液般凝固的落日余辉里  
我不知道烧肺的高粱酒能不能为你送葬  
你看见我送葬的感觉就会象穿越秦俑的和尚  
满脸恶毒彩衣如风念珠如雨诅咒他们  
为他们送葬成了我撒尿以外的最爱  
我为你送葬在自以为是的牙缝  
我为你送葬在腐烂发臭的淋病  
我为你送葬在一泻如注的精液  
我为你送葬在灿烂如花的经血  
我为你送葬在勾心斗角的酒局  
我为你送葬在恶心如厕的论坛  
我为你送葬在小资产阶级装流氓  
我为你送葬在知识分子的民间发音  
我为你送葬在小贱人不知所措的日子

长安古庙的和尚(何殇)恶毒如你  
在乱山中与鬼为临为你送葬：  
该走了，你和我一起上路，你的眼睛淫荡象 A 片导演  
该走了，你和我一起上路，赠送你的诗集不要再当了手纸  
该走了，你和我一起上路，冷眼旁观的日子阳光般令人向往  
该走了，你和我一起上路，轻烟扬起象你终究的归宿

该走了该走了该走了该走了该走了该走了该走了  
我为你送葬我为你送葬我为你送葬我为你送葬我为你送葬  
我为你送葬我为你送葬我为你送葬我为你送葬  
我为你送葬我为你送葬我为你送葬  
我为你送葬我为你送葬  
我为你送葬

看见什么了吗？没有，你的眼睛通红如血  
你不是要控诉吗，下半身的消解是不是让你失望  
在我为你送葬前你不甘心吗，长安的和尚微笑如花  
是不是因为我说“下半身”的历史意义不下于鲁迅？  
是不是因为我说我的诗歌标准是看诗人爽不爽？  
是不是因为那个不会写诗的人在你面前混个脸熟？  
是不是因为长安一个肥胖的太监搅了你宁静的性交？  
你真的不想说吗？在出尔反尔成为时尚的年代。  
你真的不想说吗？在朋友专门用来出卖的今天  
你真的不想说吗？在我身穿彩衣为你送葬的日子里  
你真的不想说吗？在最后字正腔圆说出一声：

你妈逼——

哦，你的脸红了，红的象果园里最爱的苹果

回过头来吧，我和你一起在墓地把老人的骨头刨出来  
扔给野狗  
回过头来吧，我和你一起在墓地把那些小杂碎活活给掐死  
回过头来吧，我和你一起在墓地把胖子剥碎喂饱你的  
“旺财”  
回过头来吧，我和你一起在墓地把瘦子磨碎了撒在猪食  
槽里

回过头来吧,我和你一起在墓地把知识分子用书本烧死  
 回过头来吧,我和你一起在墓地把民间诗人拿精液灌死  
 回过头来吧,看看我们的猎物——

看他们浮肿的脸看他们长了草的阴部看他们的死鱼眼  
 看他们的母猪肚看他们的斗鸡面孔看他们的剑鞘下巴  
 看他们淫荡的严肃的卑鄙的道德的红的白的黑的蓝的  
 神色

哦,在为你送葬之前我先为他们送葬,你明白吗

长安的和尚恶毒地盯着你迷惑不解的脸想一句话:

我为你们送葬?我为你们送葬。我为你们送葬!

长安的城楼依旧掩在落日的余辉里不敢抬头

它听见一声声心甘情愿惨叫在彩衣如风念珠如雨的日子里  
 里传出……………

## 死灰复燃

老刀(6首)

1980年出生于安徽无为。2001年创办《缺席》民刊。  
 2002年编辑《独立》第十卷“E世代:1977-1983年出生的  
 诗人作品展”。

## 夜 晚

他手里的花朵突然低下头  
 失望的刀子被安放在谁的枕边?  
 一个男人的消化系统  
 正在被一些绝望的蝴蝶吞噬

没有秘密的夜晚  
 疯子们安然入睡……

## 目 睹

有些光。一些主义一直在深入  
 手持老年证的男人拖着长长的尾部  
 更多的壳和硬物进入城市的消化系统

你能说明白一年四季？  
两个舞蹈的女子终于泛出绿色  
一些铁丝缠绕她们  
你再说凝脂只是指冬天的猪油……

### 秘密的鸡蛋

一颗秘密的鸡蛋  
噙在她的嘴里  
人群离开后她满目泪水

但这颗秘密的鸡蛋  
她终不能吐在肮脏的垃圾箱里

### 广场上

疯子走过广场  
他把完美的裤腰带贯在一株梧桐树的面前  
他目光里的温暖拴住一条丑陋的狗  
开始有人说笑  
后来所有的人都泪流满面地走开  
风越聚越多  
疯子越聚越多  
广场被反叛者占领

他们凯旋后笑着手淫  
一场史无前例的艺术：  
让警察和士兵退回到女人的怀里  
全世界的性器官都在渴望胜利

### 血

我要给你这些血  
不是骆一禾笔下的世界  
也不是李寻欢刀头的江湖  
更不是夏小栓馒头上的痲病  
这是血，深红，O型  
是我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深插进自己两肋的刀锋

### 死灰复燃

我要重新走在四月的刀锋上  
带着伟大的时间，和  
一股你不习惯的烟味  
象那个不幸的同乡一样：  
被分成了五截  
春夏秋冬分完以后  
天空获得了孤独的灵魂

我就在宽阔的天空深处诡秘地笑  
 并且大声呕吐着空洞的气体  
 春天在云朵的另一端渐渐发烫的时候  
 有绳索在我的心脏上  
 勒出深深的血痕……

## 汉阳树

邓兴(8首)

## 飞行

我长不了翅膀  
 机票又这么贵  
 我无处可去。  
 但是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飞行  
 有人说，象性高潮  
 我看还是算了  
 几十分钟，几个小时的高潮  
 我的身体承受不了

## 魏晓丽

这间房子  
 我住一年多了  
 每天都要拐过墙角  
 去到大路上

而这一次  
我才突然发现  
魏晓丽  
95809-71863  
被人刻在墙上  
很醒目  
我想魏晓丽  
应该是女人的名字  
95809-71863  
可能是她的呼机  
所以我记了下来  
魏晓丽  
总有一天我会呼你

### 吃的和喝的

我的车篮里  
放着两瓶饮料 和一块面包  
我推着它们  
走向土库村的深处  
在一座沙堆旁  
两个男孩  
一大一小 突然跳出来  
大的指着一瓶饮料  
他的声音很小：  
把它给我

我笑了  
我还没喝呢  
他转指那块面包：  
把它给我  
这时我才明白  
他们并非想要  
一个空瓶子  
拿去盛沙子  
他们要的  
是吃的和喝的  
我在他们的脸上  
想到了忧伤

### 黄昏后的傍晚

在球场边  
我感觉到了风  
它扬起的尘土  
象一阵阵波浪  
拍打着高处的四周  
这是一个夏天的傍晚  
黄昏要更明亮,更早些  
那个少年  
还在一次次地  
把球带回中场  
射门,射门

他扬起的灰尘  
甚至盖过了风

### 有一根绳子使你向上

就是小安的那根绳子  
向更低的目标垂落  
可以抬望可以爬完后  
再轻易地绕过  
无法躲开的是  
你一连串向上的动作

### 汉阳树

到下午  
阵风吹掉  
江面的水气  
我又看见了  
对岸的楼房  
但是我看不清楚  
一棵棵树木  
在唐代  
崔颢写道  
晴川历历汉阳树

又写道  
烟波江上使人愁  
那时候  
他站在黄鹤楼  
有许多大树  
高过屋顶

### 第几辆火车

我记得  
那辆火车  
在田野间转弯  
缓慢地停下  
收割的人们  
发出了欢呼  
姐姐还埋头在  
异乡的哭泣里

我们打开一只西瓜  
正午的铁轨也松弛下来

### 呼 应

我向它走去

所有的灯火闪烁  
我停住脚步  
所有的窗户显露  
借助它的光芒  
我最后发现  
是一些电线  
隔在我们中间

## 一场同性恋情

Nude(3首)

### 一场同性恋情

这已经是非常遥远  
非常古老的事了  
我现在说给你听  
我会重复一遍  
我说的话  
它会告诉你  
一场同性恋情  
这样开始  
那样结束  
这中间  
太阳  
月亮  
出现  
消失

## 另一手歌

另一手歌  
正在发生  
正在发生着自己

我怎么能够盲目的爱你  
我怎么能够盲目的哀伤  
我怎么能够盲目的盲目找眼睛

做成两个吧  
做成我们不知道的陌生羞涩的样子  
给我一个吻和道歉  
装做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一切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镜子  
我知道你正在路上飞奔着期待着狂喜的回到六十七层  
房顶上  
我看到你的微笑因为我知道你的眼睛正在发疯的大笑  
着扑向我

嘻嘻兮西我们一起爱上了这个有趣的节奏  
早早的上床却失去了睡眠  
早早的上床让我们的恶梦成为活色生香的赝品 又是  
另外的一手歌  
一手发福的歌曲  
面包掉进烟囱变的尖酸刻薄  
我忘了自己还剩下多少

我忘了  
于是我把自己  
倒进垃圾筒里和那一群螳螂一起  
捕捉轻轻跳舞的老鼠

而激素让所有的老鼠都变成高傲的耗子

这之后  
我一无所获

另一手歌  
4分46秒  
四分四十六秒  
四分在四十六秒后死去

## 我想羞辱你的眼睛的冲动痴痴不退

我开始丢东西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丢东西  
地上的乌龟到处爬  
可是我的海葵呢?  
我的野草呢?  
我的飞儿胶囊呢?  
我的猫腰的妈妈呢?  
我的挂在墙上的椅子呢?  
我的贴着床站的厕所呢?

我的吗啡乐队的 CD 呢？  
 我的大门母鸡呢？  
 我的洛丽塔呢？  
 我的操蛋的图尼尔埃呢？  
 我的 Fiona 苹果呢？  
 我的先利钙片呢？  
 我的漂亮的维生素 C 呢？  
 我的迷人的长头发呢？  
 我的大米饭呢？  
 我的小青菜呢？  
 我的猫腰的妈妈呢？  
 我的霜鬓如飞的姐姐呢？  
 我的摔倒着跳舞的爸爸呢？

(如果有一天我的干妈的女儿嫁给了别人  
 我想我会伤心的象一条蜘蛛腿)

哦,我的妹妹我的亲人我的爱人我的朋友  
 我失去了这么多可是我依然相信你疼爱你拥抱你  
 我要给你我的祝福虽然她们和鸟没有分别  
 祝福你永远没有明天的香蕉  
 祝福你永远没有今日的美酒  
 祝福你永远没有窝藏贼祸的地下小庙  
 祝福你永远没有杀鸡如狗的激情  
 祝福你永远没有挂在胸前的小红花  
 祝福你永远没有 SNOOPY 的袜子  
 祝福你永远年轻的鼻涕虫  
 祝福你永远衰老的紫色男人

祝福你永远性感的小美女  
 祝福你永远沉默的秃子  
 祝福你永远拉稀的小孩,恶毒的孩子  
 祝福你永远晕船的黑色老太婆  
 祝福你永远难过的胖子  
 祝福你永远疼痛的左腿  
 祝福你永远不协调的胃  
 祝福你永远自慰的耳朵  
 祝福你永远发酵的脑子  
 祝福你永远伸长的鼻子  
 祝福你永远爬行的嘴  
 祝福你但是我累了  
 祝福你但是我想哭  
 祝福你但是我摔断了我的脖子  
 祝福你但是我又开始失眠  
 祝福你,我喜欢耍赖的小鹿  
 我的性感少女  
 我的百合,我的短促的排泄  
 我的鸟人和脚趾交叉缓行的梦

## 关于鸟人我想说的

王兮兮(5首)

### 他们说

你去看大海  
直到有一天

你看到了大海  
你便从此

面向大海活着  
直到有一天

他们说  
你看到了大海

可是！你  
在面向大海活着！！

直到有一天他们  
说：你在面向大海

活着  
可是那时候

你已经……

### 紧锣密鼓的死亡

童年的时候我中毒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好了  
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曾经也被马踢过  
我曾经昏迷过  
有许多人说过我疯了  
有许多人说我有问题  
我说：这首歌多美  
确不去看他们  
我曾经叫我自己王佳佳  
那是我童年的时候  
我吸过一朵红花的蜜

### 我离开过天涯海角

兔子猫离开过天涯海角  
张小夜离开过天涯海角

4 离开过天涯海角  
可是我并没有说什么  
兔子猫说了什么  
张小夜说他必须醒着  
4 酒精中毒  
克鲁雅克的家伙  
有一天我十七岁的时候想  
在天涯海角  
有许多人会死的  
但是他们至死也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可能这样的事被叫作视死如归

### 此 诗

可以用雷劈死凤凰鸟吗  
可以用一把雷劈死凤凰鸟吗？  
可以听风象下雨吗？  
可以攀登如栽倒吗？  
可以用一只手抓住凤凰鸟吗？  
海边开上一山山茶花  
开上一朵就可以了  
可以对着海魑说话吗？  
日月葱葱  
可以在山中醉生梦死吗

### 关于鸟人我想说的

当鸟人行走如飞  
越过我时

我还以为我  
看到了一个人

可是鸟人说  
不要看  
我  
不是人！

## 边东街

亡 蛹 (2首)

### 边东街

边东街

一条未成年的路

几颗石子在上面

成年累月见证生活

每次走过边东街

总要看看那几颗沉默的石子

它目不转睛的审视中

我在想

有那么一天 我也会

蹲在这里

### 四 舅

四舅 一个村里响当当的能人

在八年前丧妻 那年

我看见四舅额头的皱纹

比河底的沙纹更深

村里人说

四婶是死在了四舅的能耐上

四舅把自己的以往一一排列了一下

就像是被诅咒绕住了脖子

无论如何也没解开四婶那个结

四舅在二婚前没想到命运的安排

新四婶进门之前 四舅

也只是一个出卖汗水的标准农民

新四婶是个住在城里的生意人

吃酒那天 她把四舅带进了城里

村里人又说

四舅被城里的女人套丢了根

四舅一走几年也没回来

像是掉在井里的石头被预言射中

三年前 一辆黑色奥迪

驶入小村的黄昏

四舅铺展平整的走进从前那所房子

以一桌酒席换取了乡亲们睁大的眼睛

村里人又说

四舅怎么说也是能人 不会

轻而易举的忘了根子

四舅修房办场

一个新的牛奶场坐在了村子里  
四舅说  
怎么样也要让这个瘦弱的村子流出奶来

开张那天  
四舅带着新四婶去了旧四婶的坟前  
新四婶对着旧四婶的坟地说了好多话  
其中一句是  
“我看的就是他那份能耐”

## 我们是阶级朋友

王圆圆(3首)

### 我们是阶级朋友

对于你来说  
我就是一座矿  
你取走你要的  
就在开采完的地方支起一顶半球形的帐篷  
是不是还关了一个小人在里面  
张开口就喊痒

有一天超市不再卖蚊香和驱蚊水了  
医院和流动采血站大规模饲养蚊子  
他们要的只是那根  
扎进肉又不觉得痛的管子  
2001.05.17

### 吃蝴蝶

蝴蝶应该这样吃

首先——  
 浸泡在醋里  
 醋面和碗的内壁沾满了磷粉  
 深入中指搅拌、震荡，等到  
 蝴蝶的翅膀也粉碎成磷粉  
 就可以喝了

碗底剩下的是她的身体  
 你看——是透明的黑  
 你看——她的触角  
 已经软得不能让你剔牙

## 生日

假如老张打算七年后给  
 张小厘生命。假如  
 七年后张小厘接受我们的邀请  
 9月3号  
 今天是张小厘-7岁的生日  
 我们为张小厘点上生日蜡烛  
 可惜  
 她不能出席

## 无论如何

新鲜虫子(6首)

### 无论如何

#### 1.

那天我  
 第一次感到  
 危险。  
 那个骨瘦如柴的老家伙，  
 紧紧抓住我的左手，  
 娓娓道来。  
 从前世，  
 到今生。  
 看来，  
 在他谈及  
 下一章节之前，  
 我得  
 干掉他。

#### 2.

我的第一篇小说，  
 恢弘的史诗气概，

就这样毁在我自己  
不争气的手里，  
就这样毁在我  
白字连篇的笔下。  
京城陷落之际  
是我让太后携带幼主  
慌忙出恭。

## 3.

姑娘，  
谈完流氓之后  
让我们顺便提一下  
诗人。

## 4.

“脏的让人心动。”  
电影课上，  
女老师凭空而起的  
这句话。  
彻底打断了我的思路  
约四秒钟之久。

## 5.

多谢飞流之下的李白。  
多谢古来万事的李白。  
长期便秘的我，  
今日总算  
一泻千里。

## 6.

我花掉两个晚上，  
向那姑娘解释：  
诗歌于我  
并非  
倾诉，  
而是呕吐。

## 7.

这条马路的拓宽  
令我收益匪浅。  
我亲眼看到  
麦当劳  
露出  
钢铁的骨头。

## 8.

晚饭时，  
我看你喝掉  
满满一碗的忧郁。  
你说  
这如酒般  
醉人。

## 9.

这事儿不怨我。  
我不得不揍那小子。

谁叫他一边  
拼命打听我女友的现状，  
一边称呼她为  
“你老婆”。

## 10.

一直入党未遂的我，  
对党已不再  
奢望。  
下流的我如今只想  
娶个女党员回家，  
关紧房门，  
再如小说上写的一般  
狞笑一声  
扑上前去……

## 11.

不敢轻信任何器械，  
他命令女友  
停止呻吟  
赶快下床。  
赤露下体的她  
敏捷的下蹲，  
让那些液体流出，  
坠落，  
拉起长长的粘丝。  
娇羞散尽，  
她一脸肃穆，

活像个  
赴死的烈士。  
他说当时他都有点  
想笑了。

## 12.

再说我们河南人如何如何  
我他妈拿刀砍了你！  
说这话时，  
他手扶铁锹。  
凶光毕露。  
让我  
肃然起敬。

## 13.

坦言自己的下流是一种美德。  
那天跟他提起这句话时，  
丫的不理我！

## 14.

上课铃一响，  
那个光头  
便开始  
讲起来了。  
摇头晃脑的，  
像个不守清规的  
和尚。

## 15.

挑个好日子，  
你丫就顺着牛腿  
一直往上  
爬吧！  
就这样一直  
爬吧！  
为了牛逼，  
你就这样当一回  
卫生巾，  
又能怎样？

## 16.

百无聊赖之时，  
我最爱的消遣  
是设想并反复改进  
这样一种  
刑罚：  
将仇家的小脑切除  
大脑却要  
完好。  
哈哈哈哈哈，  
我他妈的  
让你活！

## 17.

“天下还不是我们的天下？”  
那家伙推着一车沙石料

就这样不住地  
嘟囔着，  
飞驰于工地之上。

## 18.

那是我第一次被毛片感动，  
一个傻逼女人  
让自己深深暗恋着的  
男同性恋者，  
与他的  
男友，  
一块儿操她。  
凌晨两点半，  
我就这样一边勃起，  
一边叹息。

## 19.

那个下午长的有些无聊  
环线地铁里  
我的手一直搭在  
右边的座位上  
好像扶着  
谁的肩膀的样子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从雍和宫到  
雍和宫  
再到  
下一个雍和宫

## 20.

当我虔诚的双手  
由后至前  
由上而下  
由外到内，  
我觉得这次  
朝圣之旅  
实在是  
企盼已久。

## 21.

“同志们??  
感情深，  
就要一口闷嘛！”  
副科长说这句话时  
和科长  
一模一样。

## 22.

拍着我的肩膀他说你上网么？  
我说上。  
拍着我的肩膀他说你用 oicq 么？  
我说用。  
拍着我的肩膀他说你都和谁聊快说快说有漂亮妞么发  
我几个怎么样？  
我说就是几个写诗的老爷们儿。  
然后拍着我的肩膀他说：  
操你妈的，你丫还

真逗。

## 23.

下午六点钟  
牌局刚散  
耶稣和撒旦正忙着  
划拳  
好决定今晚  
谁操谁

## 24.

在街角  
在卧室  
常常会发现  
呆坐的老人  
比如奶奶  
整日无语  
沉甸甸的目光  
一直向前  
作穿透状  
尽管大家都知道  
什么东西也不会被  
穿透了

## 25.

面对一瓶酸奶  
我开始想象  
小母牛的

漂亮乳房

26.

如果 A 是牵手  
B 是拥抱；  
如果 C 是接吻  
D 是做爱。  
那就让我们先 A 一下吧，  
再 B 一下，  
然后是 C 一下，  
接下来再 D 一下??  
姑娘，也许我说的还  
不够含蓄，  
但我已足够  
文明。

27.

后半夜，  
不知几点了。  
搂着她的肩膀，  
我说：  
别害羞了，  
这也  
没什么嘛。  
我都觉得自己，  
活像个君子。

28.

“掉落的冰。”  
她突然说。  
哦？  
我想了一下，  
又想了一下。  
还是  
不知道  
什么意思。

29.

隐士  
避山而居  
每日的功课  
便是赏菊种花  
饮酒品茶  
与老农对弈  
共小儿捉虾  
忽一日  
早起  
俺见他  
站立门外  
练武  
死死盯住八十里外  
的远山  
出拳  
出拳  
再出拳

掌风阵阵  
功力深厚  
一脸正气  
绝不掺假  
然后  
抚去衫上尘灰  
回家  
2001.7.21

### 意思

张三在路边  
李四在路边  
没什么意思

张三说:张三万岁!  
李四说:李四万岁!

挺有意思

可后来就觉得  
没意思了

张三就说:李四万岁!  
李四就说:张三万岁!

就有点意思了

可后来  
就又觉得  
没意思

就把正好路过的王五拽来  
让他帮忙喊

王五不喊  
张三就说:拿大嘴巴抽他!  
李四就说:拿大嘴巴抽他!

再往后  
就又有意思了

王五喊:张三万岁!  
王五喊:李四万岁!

张三就笑了  
李四就笑了  
他们  
坐在路边说:

嘿嘿  
王五万岁  
王五万岁  
2002.4.2

### 乡愁一韵

一盒家乡出产的避孕套让我唏嘘不已  
忘记了身边已经岔开双腿的女人  
2001.9

### 序言

我多么希望我  
曾经写下的  
和即将写下的  
这些玩意儿  
就像你们说的  
全是他妈  
瞎扯  
可惜  
它们偏偏都是真的

### 哲学

活着是哲学  
死了也是哲学  
半死不活就不一样了  
那是科学

### 凭什么不让我消停消停

春天的时候  
你们玩命的把我往夏天拽

夏天的时候  
你们瞪着眼睛拿我当春天玩

秋天的时候  
我拖着春天推着冬天卖的可是夏天的力气

冬天的时候  
你们该春的都春了  
该夏的都夏了  
该秋的也都秋去了

就剩我自个儿  
蹲在墙角  
光着脚丫子  
负责下雪  
2002.06.10

## 我同样扮演一个女人的角色

木桦(9首)

1980年生。先就读于沈阳师大中文系。

### 咏 瓶

瓶子空了  
里面没有了水  
酱油或者别的

瓶子碎了  
玻璃片散落在地上  
用肉眼你分不清  
哪块是瓶口,哪块是瓶颈

瓶子飞起来,  
也只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向高空抛  
一种是你从高空往下摔  
其过程都会使瓶子  
在空中滑行一段距离(一段时间)  
而我们通常管它叫做飞

瓶子啊瓶子  
此时你让我重新想起了  
一个人光滑的身子

### 我同样扮演一个女人的角色

这种恐惧  
来自于一个精神病患者  
在后面抓住了我的手  
接着,喊出一个陌生的名字  
那一年,一个女人死去  
我的生活  
同时也被一双大手所笼罩  
它总是抓住  
进入我视野里的每一件东西  
然后,狠狠得抛向远处  
那一年,我的世界是白色的  
那一年,我的视野里空空荡荡

### 出 浴

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终于走到了这坟场跟前  
它是一条沟

很隐蔽  
 在来的路上  
 与我同行的那些人  
 纷纷掉队  
 或病或伤  
 在人间这座大沙漠里  
 我已经调头往回走了(最好是飞起来)  
 想一直走回  
 我们当初看见它  
 是一条河的地方

## 关系 2

蹲在厕所里  
 把多余的卫生纸  
 一块块撕烂  
 让他们落在你的跟前  
 这样你就会感到  
 生活是如此的快速和纷乱

蹲在厕所里  
 听飞机擦破气流的声音  
 我知道,此时此刻  
 谁也无法阻止我  
 飞起来《飞之二》  
 他们停车

站在一堆荒草之中  
 撒尿  
 他们前面的铁轨上  
 开来一辆火车  
 他们迅速地抖了抖  
 下半身的某个部位  
 然后提上裤子  
 然后看着火车  
 直到它开过  
 这是我在开过的那辆火车上  
 目睹到的一部分事实  
 在我的梦里  
 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  
 他们站在一座城市的上方  
 宛如几朵云  
 朝我的这个方向飘来  
 我知道  
 他们正溺于沉思的快慰中  
 一个巨大的空洞  
 令他们不能自拔

## 三只脚

那个三只脚的人,在三河酒吧  
 用酒瓶砸伤了很多女人  
 那个三只脚的人,走路的姿势特别好看

第三只脚一会跑到前面,一会甩到后面  
 其行走的路线让人很难琢磨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  
 那个三只脚的人经常出现在漆黑的夜晚  
 在肉体 and 肉体之间,形成奇形怪状的阴影  
 我们惊醒的时候,出一身冷汗  
 那个三只脚的人,没有名字  
 我只见过他的三只脚  
 如果把他放到人群里  
 我想,我肯定找不到

## 花 旦

那个爬在棺材上女人  
 肯定知道  
 棺材里的老头子  
 不是他爹  
 如果棺材里面的老头子  
 突然坐起来  
 也一定能认出  
 这个为她哭泣的人  
 不是她的女儿  
 大白天  
 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  
 听凄凉的音乐  
 承受这个事实

然后  
 再从这里  
 涌向四面八方  
 多年来  
 我一直就在这悲伤的歌声中  
 做某些令我快乐的事情  
 但我却浑然不觉  
 这歌声的存在

## 花 火

就是在和房东吵架之后  
 从他家蓝色的玻璃后面  
 我顿生了这个念头  
 我想牵着女友的手  
 沿着笔直的铁轨,向西  
 到一个叫喀布尔的地方  
 去看一次烟火  
 在铁轨上  
 我就当火车头  
 女友当车厢  
 我们在茫茫的草原上穿行  
 我以为我们脚下长了轮子

## 玻璃

碧绿的湖水  
 还没泼到你的身上  
 就会有种侵体的凉意  
 夏日,风过西湖  
 你会闻到  
 一股香味  
 那可能只是种感觉  
 但那里确实很宽阔  
 而且平坦  
 我明白  
 在我离开她身体之前  
 她就拉开了  
 窗帘  
 阳光照在玻璃上  
 和  
 照在他身上  
 一样耀眼

## 车祸之后

汽车停在一群人中间  
 自行车倒在一边  
 地上有一摊血迹  
 车祸之后

我总是看不见那受伤的人  
 或已死去  
 我总是目睹上述的场面  
 而错过两者相互撞击的瞬间  
 现在那滩鲜血  
 已经凝成血块  
 逐渐变成阴红  
 也不知道是从哪个人的哪个部位上流下来的  
 我观察到  
 女友的眼睛  
 一直在盯着我  
 她再也没敢看  
 那阴红的血块  
 第二眼

## 亲爱的战友

花童(4首)

### 亲爱的战友

这里有一万种孤独,一万种对灵魂诅咒的声音  
当你即将离去的时候,你将肉体埋藏在这个地方  
远处提琴的抽泣 高昂的声音 激情热血的旋律  
这一切 像是钟声 随着来临 也就逝去、

亲爱的战友 你即将离去 带着我送你的前苏联歌曲  
那片曾经被热血染红了的旗帜早唾液狼藉

你走吧 忘了我们相识的地方  
你走吧 妈的以后别再回来!!!

### 皱纹

你说你想要跳下去  
从高楼上

从河水漉漉的桥上  
站直 弯腰 向下  
一直下坠  
你说你想要跳下去  
河水会把你带到另一个地方  
你的身体 你的眼睛  
你的每一个器官

你说桥的一头看得见许多夜灯  
另一头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有一天 来了个老乞丐  
他面满皱纹 他弯着腰 弓着背  
他不太讲卫生  
你从他脸上看见了一些东西

### 花童的葬礼

请到野地里来参加我的葬礼  
及时的欢乐  
石头在地里散发着香气

请把我的身体洗干净  
我将把它还给我伟大的母亲

请把我的牙齿洗干净

为我点上七十七盏夜灯  
让它在黑里发出光亮

照明每一个在夜里行走的人  
花童将永远祝福你们

### 你妈的

它们说这个夏天会有人死去  
像朵玫瑰似的凋谢在这片荒野  
一切骚动不安 骚动不安

你应醉死在街头 在一个小角落里被装起来  
就让夜色将你灼伤吧  
你的身体 你的每一个幻想  
而你想想你是多么的幸福

噢 ,一次一次的反反复复  
噢,求求你 放了我吧 妈的你正将我耗光

## 不露声色

积木(3首)

八十年代出生于杭州,现暂留于中国美术学院附中

### 唐女士的美好回忆

妈妈那天  
跟我说  
你小的时候  
很喜欢摸  
唐阿姨的大腿  
我好象并不惊讶  
也没害羞  
的确  
能够回想起  
当时  
小手在唐阿姨  
大腿上的快感和幸福

的的确确  
还想尝试一下下  
虽然现在应该  
叫她唐外婆

唐外婆也一定  
会要我再摸摸  
那很久很久  
除了她一直在摸的大腿  
我想  
唐外公走的太早也太快

### 不露身色

我抽着中华  
将身体倚倒在老板椅上  
什么也不想  
当然什么也都不干  
半夜两点  
我像极了八九点  
的老爷子  
只是中华在口中  
吝啬起来  
吐出的烟  
飞的更加精彩  
所以我要将过滤嘴  
插的跟老爷子一个样  
能够立起来  
并且不露身色

### 舔不净(节选)

(1)  
就因为春天  
发春并且发骚  
夏天才奸她  
奸的热火朝天  
二个月  
煎出个荷包蛋  
白的白  
黄的黄  
接下来  
秋天有点黄  
冬天很白

(2)  
他像座大山  
就像大山一样  
压在她身上  
压的严严实实  
她好象只绵羊  
就像绵羊一样  
叫的  
软绵绵还要软绵绵  
不一会儿  
光秃秃的山顶  
到处掉满  
软绵绵的毛

绵羊光着身子站在山头  
叫着  
我卖毛我卖……

(5)

城市里的黑夜  
就没黑过  
一半一半  
都是些高高低低  
的楼房在黑  
黑的有楞有角规规矩矩  
其实红红的天空  
要是能像发廊  
一样再红一点  
我要发廊妹个个儿  
都脸红

(6)

鸭子  
有点迷茫  
和鸭子的迷茫  
一样,迷茫  
蹲在家门口  
像只鸭子

## 那一天做女人

四月天(1首)

原名邹雅婷 1983,11,1 生于天津,现在天津海河中学就读

### 那一天做女人

揽镜自照  
一张少女白嫩圆润的脸  
台灯下有细毛在闪亮

如果有一天  
开了脸  
嫁了人  
破了身  
小腹微凸  
毛孔肆张失掉一脸细毛  
连坐下都和 not 拢腿

那一天  
就这么做女人

## 在空气里

谷雨(4首)

1980年3月生于江苏徐州,现在淮安

### 在空气里

我背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但是我没有哭  
我没有说出阴暗和孤独,空气里已经  
有雷声在滚动,它推倒了一棵上升的树  
推倒了我在2002年的阴暗和孤独,但是  
我没有哭

### 伪叙述 D: 在富丽花园

A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线走进了富丽花园  
但跟健康西路无关,在另一个房间  
我跟你的秘密交谈突然中断,当你开始  
留意并且发现我在布置嫌疑  
偷换概念,在富丽花园这个虚构的地点

E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线拖着尾巴,离开了  
富丽花园,在我虚构一生的地点  
我跟你的谈话突然中断,然后  
任由一张落魄的脸流动在玻璃的表面  
2002.4.22

### 伪叙述 E: 在爱民路

我说出爱民路,就等于在无意中说出了  
H市的红灯区,那语气暧昧、突然  
类似非同寻常的男女关系,被怀疑  
和猜忌,并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

### 片段

一个瞎子在街头卖艺,两个脏兮兮的孩子  
在抢硬币,一个疯子在阳光下赤身裸体  
一个工匠在敲打闪闪发光的金银器具  
一个诗人在身体里偷吃阳光和空气

## “80后”的问题少年

邢娜 生于1982.3.13(2首)

### 给魏风华

我曾经说过  
我爱你  
那是20岁以前的事情

很多人曾经见证过我的信誓旦旦  
但后来却不了了之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我对您的感情

电话中  
我说,我又开始迷上您了(我用的是又)  
于是我听到了忧郁的笑  
我知道您不相信

我把您的照片装在了我的包里  
因为我只要想您  
便可以随时的  
见到您

### 那天

那天  
在群殴的人群中  
我看见  
我的男人一步步向我走来  
他的眼中没有一丝的柔情  
我承认  
那一刻  
令我怦然心动

## 起 飞

麻 六(5首)

会有 2002.6.21

——此诗特别给魏风华、春树、任知、还有那个发了胖的兔乎

在风中  
 我们曾固执得这样想  
 会有一条出路  
 叫我们迷失  
 那是你一生的起点  
 我们回头  
 会有一片天空  
 闪着雷电  
 将我们催出泪花  
 当命运拧着你的脸  
 迈向分裂的五月  
 会有一种教育  
 督促我们继续贱下去  
 那是你一生的价格  
 带上你那八流的觉悟吧  
 会有个低智商来死心塌地的坑你

那是你一生的格调  
 在风中  
 我们收买了风  
 我们还能收买谁  
 从你要飞的那一刻开始  
 会有人提醒你：  
 “你该在会有的后面多加上一个吗”  
 那是你一生的挣扎

## 装 死

切  
 刹  
 砍  
 捅  
 劈  
 割  
 砸  
 再狠点好吗  
 嗑  
 吸  
 扎  
 抽  
 揉  
 射  
 插

就飞了  
朋友啊这次我肯定能冲上蓝天  
朋友啊这次我肯定装的比上次还可怜

### 饼干食品

我团结  
我要不要团结  
我靠什么团结  
我脚下没跟  
我只剩下一袋饼干  
吃了半袋  
而那半袋我干脆就拽了  
这些食品一直在感染我  
就像在感染一片蓝天  
感染得我无所是从

### 趁我还赶在队伍的前面

一排排送葬的队伍  
我骑车赶在队伍的前面  
在一块黑暗的角落里  
呆滞的停下  
我偷偷地哭了

偷偷地为自己的青春哭了  
窥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我好像以微不足道的活过了20年  
所以我要继续为剩下的几十年  
哭干自己的眼泪  
哭干那些有缘无份的爱情  
随着那一排排送葬的队伍  
我更要哭干我对美好结局的依依不舍  
孩子 请敲响你手中的鞭炮吧  
趁着我一直还赶在那送葬队伍的最前面

### 蒲公英

我轻轻的抓住它  
它曾在我窗前垂弃  
微不足道地飘忽  
我轻轻的跑过一对恋人缠绵的爱抚  
龌步走往火光深处  
我又看见一对恋人的爱抚  
在逐渐——脱离——爆废  
做着残痛的划分  
我轻轻地抓住一段往事与你诉说  
但对往事的全部  
我只能盲目地招手挥去  
当我再度轻轻地将青春往付给命运时  
我已不忍再抓住另一只蒲公英

## 一九四九年

游牧人(4首)

### 一九四九年

那一年出生的人,名字  
都很好听,和个头比起来有些尴尬  
他们和你我都一样  
冷过饿过冤枉过挨打过逃荒过偷情过坑蒙拐骗过  
你喊他们,声音很端庄样子很颓唐  
与国家的发展路线倒是有些相符  
实际上,一九四九年,他们都在吃奶  
还不能当家做主警惕着阶级敌人  
到现在,他们中已死了很大一批人  
我觉得有些可惜,多好的年头啊

### 汴河

汴河的岸呼唤日落  
在每一片干涸的河床  
都隐藏无数伏兵

燃烧,是唯一的愿望

血以另一种姿态潜伏  
无论是在芦苇荡,或者  
岸边的桃林里,都能清楚地听到  
汉子们目光折断的声音

水鸟在汴河里的时候是一些名词  
扑打着几千年的诗句  
和我们一起期待着另一种结局

### 寂园

寂园在这个村子中间,水塘旁边  
寂园有许多窗户,有院子  
里面种着翠竹 水仙 蔷薇  
主人说:如果满意,你明天就搬进来

寂园里有栋两层的小楼,很别致  
四周有着许多的小窗户,推开  
其中一扇,就看到了皖北的今年大旱  
鱼们在浅得发臭的水面都死不瞑目  
推开另一扇,就似乎看到了历史  
历史是一座矮小的泥土筑成的房子  
一个瞎眼的孤老婆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在看太阳  
她一定回忆起,当年筑着房子的时候

她是多么年轻,是多么有力气

这就是寂园,它有许多扇小窗户  
我明天就要住进来了,但是  
我在担心,如果心里憋得发慌  
我该开哪一扇窗户透透气

#### 十四张胶片的人生(节选)

(一)

七岁的冬天黄昏  
阳光柔和,雪很温暖  
小狗和我一起在校的路上跑着  
它忽然不见了  
许多年就这么被丢到身后

(六)

木木,我的诗人兄弟  
他今夜从南方出发  
赶来和我对饮

(八)

少先队礼  
我唯一纯洁的动作  
我站在山坡上向你致敬  
大哥,你听说过吗

南方的夏天很冷  
大哥,烟叶又涨价了

(十二)

不能再这样阻止我  
黑狗在心脏上跳得厉害  
那年它凶狠地扑了过来  
那伤疤今夜还在流血  
它在那里晃动了那么多年  
一直到天亮  
房子全部倒塌

## 在祖国的土地上

春如旧(6首)

### 有一个匆匆奔跑的人

有一个匆匆奔跑的人  
我坐在门前  
他跑过去  
又跑过去了  
从来不问我要跑哪儿去

我经常看到一个匆匆奔跑的人  
我可能也跟着匆匆奔跑了  
跑过去 又跑过去  
从来不问他我要跑哪儿去

### 在祖国的土地上

在大花园里 我们真憨厚  
想起旧东西  
像抱着一堆红花 在远远的路边 不知所措

三月里吃了洋槐蜜  
六月里新麦蒸了馒头  
现在看那些青黄不接的孩子  
就想起我们的干骨头  
就在席子上喊啊 喊啊喊

那些特别丑的毛虫  
那些吃东西的玩具  
想起来的时候 我们这些大花园儿里总也掉不下来的泪水

### 一匹马死了

一匹马死了  
小心翼翼的死了  
还有马的毛 尾巴  
连同蹄音忽然静了

三月的杨柳枝  
九月的破酒旗  
与马有关的活着  
连同你的梦

一匹马死了  
小心翼翼的卸下你的梦  
一匹马走过来  
告诉我 马死了

## 阿队的小玩意

## 1

阿队是粒聪明的松果  
掉下来  
把我砸到核里  
一直这么大 就这么大

## 2

推开的窗子是你指甲上的颜色  
看到的时候站在门口

阿队指着眼睛——  
那是一间空房子

## 3

阿队眨了眨  
象打开一只神秘的盒子

她说我是蚂蚁  
搬走石头就看到的蚂蚁

## 4

我们牵着手时光  
象一枚虚假的绿宝石  
阿队炫耀着  
虽然穿着朴素衣服

## 5

阿队说眼泪是水的触角  
哭的时候不让人看见  
我们听见的壳是被修饰的  
也许长着大胡子 或者在阳台上

## 带镣铐的刀

## (1)

十点半和九点一样  
我抽不出来的刀  
同样我的血和红颜转身而去后刮了点小风  
下下小雨  
刀锋是被扔到海里的器官  
鞘里挤满互视和余温  
故人的名字割裂指尖

颜色喋喋不休的念及另外的时间  
仿佛知晓隐秘的通道  
或者死亡或者新生  
后来看到空脚印  
又不能折叠起来的气味  
匆匆逃走  
撞上谁呢  
一季干花正从数年以后闪入半掩的门

(2)  
 在好路上光明的带刀  
 不好的路上遮遮掩掩  
 把刀带给一蓬水  
 带给一个站在野菊花园苍白瘦消的男人  
 磨一下  
 别离和重逢一起亮了

这样的刀被带着  
 把它来回的磨  
 瞬间就白头了  
 认识和不认识的人  
 站在野菊花园  
 苍白又瘦消

(3)  
 把刀偷偷给他看  
 陌生的你如此粗暴  
 陌生的雁群在你刀上不辨方向  
 归期总是跟不上它们

### 你们都叫苏兰兰(节选)

#### 1

也许你在紫色封面的果园里  
 但不能炫耀你圆润的手

捧着草莓 你来自乡下的指头  
 给你戴上纸戒指  
 这个骑士刚刚攻占了城堡  
 在理发店前徘徊了好久

因为

他跌了一跤 胡子不停流  
 远方的星星掉一口袋  
 苏兰兰的小兽不会游泳  
 游太阳 不游月亮  
 背后的东西 召唤术没有记载的  
 大眼睛换了另一个

#### 2

我的橘子被你剥了  
 象我这几年  
 目光掉在地上 叮  
 你以为是多么好的宝石

橘子皮扔在地上  
 那么短的光阴  
 士兵们都死光了

长官的帽子拿给你修  
 被奴役着 多么苍老

## 3

将买来一节火车  
 装载多半的愿望  
 吃掉的一个哨子  
 在火车厢 又被拿去扔了

那儿有一群拾破烂的人  
 也拾暗处的光阴

后来都是他们骑在火车上  
 兜售没有见过的物品

两年前就买了一件  
 镶在另一节火车上

## 5

你们都叫苏兰兰  
 背着线呢 钱呢 铁呢  
 把耳朵聋给你们看  
 把眼泪儿藏起来给你们找

有一年我丢了肚子  
 在山那边  
 花的矿都被另一个国家开光了

都是一些有良心的人  
 晚上不睡觉  
 偷来名字给我选  
 其实我都喜欢

## 在阳台上

月亮下的蛋(2首)

## 门 缝

长 209cm 宽 3cm 视觉瘦下来  
 直觉穿过窄处 没有龌龊的臆断  
 毗邻的 白色的天 灰色的地面  
 疆界在抽象里 抽象的存在着  
 凝重的 来回的 神秘的 阴影  
 被浓缩成条形的阴影 是我的父亲  
 从菜市回来 和咸鱼的气味一起  
 在平面之内 构成时间的注脚  
 从某个角度来说 一切事物都需要被  
 重新认识 重新理解 重新构筑  
 然而 这一切事物都是原来的  
 玻璃是原来的 桌子是原来的  
 凉衣架和我都是原来的 都是  
 我只是从周六的早晨醒来  
 用一双怀疑的眼睛 透过门缝  
 远离概念 审视这个世界 局部

## 在阳台上

你已经习惯了 在黑暗里行走  
 以至于每个早晨 你推开阳台的落地窗  
 面对阳光和石榴花 你感到黑暗  
 不可抗拒的 无可奈何的黑暗  
 你默默无语 并且疲惫不堪  
 每一个仰望都被天空拒绝回来  
 还随着隐隐作痛的伤  
 你总想写点什么 却什么都没写出来  
 关于记忆 关于真相 关于其他什么  
 你不知道还有什么 对你来说是具体的  
 你在梦游里 不断的抽搐和蜷缩和晕厥  
 触摸不到的 文学的下巴 不在你的镜子里  
 更不可能出现在你的伤口中

在与地面之间 你始终保持着恐高症的距离  
 北温带的雨季里 只有死亡让你预言生命  
 没有路标的夜晚 你象猎人一样敏锐  
 用一双勃起的腿 走遍所有的垃圾堆  
 和认识或不认识的男人或女人 作爱  
 并告诉他们下一次作爱的时间和地点  
 你渴望快乐的被歪曲被强奸被虐待  
 被满街的谣言和子弹击伤  
 你渴望失去所有的渴望  
 自由得无所顾忌 不知其所

如今 你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面对清晨

新鲜的空气让你窒息 无所适从  
 城市对于你来说 只是个妓女  
 你干了她整个晚上 还不知道她的姓名  
 甚至还没看清她的面部  
 现在在你脚下走过的早班的市民  
 让你感到不可理喻 无聊至极  
 你总是觉得荒谬绝伦 并且俗不可耐  
 常常莫名其妙的热泪盈眶  
 亲爱的 过了这个季节  
 你又将瘫痪在哪一条街？

## 和尚·尼姑

寺人 81.7.20(2首)

## 和尚·尼姑

在河的这一边,在河的那一边  
 这一座寺庙,那一座寺庙  
 和尚以及尼姑  
 隔着一朵野花相恋  
 隔着一本《南心经》相恋

在鹅卵石的这一边,在鹅卵石的那一边  
 和尚光着宽大的肩膀,挑水过河  
 尼姑抹过一把汗,低头洗着宽大的衣  
 一朵野花在水边笑

在夜的这一边,在夜的那一边  
 窗户守着月亮,红墙护着树桩  
 和尚看水流过尼姑的手掌  
 尼姑想着和尚宽大的肩膀

在梦的这一边,在梦的那一边  
 和尚翻过一页《南心经》

尼姑翻过一页《南心经》  
 和尚宣一句法号,尼姑宣一句法号  
 “南无阿弥陀佛”

## 堂·吉诃德

(一本书上看来的疯子)

从一堆废铁里  
 扒出灰尘的盔甲和锈蚀的长剑  
 这个疯子  
 仅仅因为看了大量的书籍  
 便宣誓为正义而战  
 在不适合的时间  
 不适合的地点]  
 向历史击出虚无的剑  
 接受幻想的封号  
 一个糟老头  
 为何还如此疯狂

## 穷女人漂亮的脚

陶四四(2首)

### 穷女人漂亮的脚

他看我的脸  
有一分钟那么久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记住他的眼神,鼻翼和,呼吸

他开  
奔驰小精灵 用  
三星 A288 双屏 吃  
银杏和飘香还有热盆景

一个有钱的男人像个金蛋在  
我眼前  
闪闪发光像  
金币一样有  
香味  
一个穷女人浑身上下  
都很穷  
只有一双漂亮的  
脚

用这双脚勾起一串又一串的淫欲 这  
就是本事

有几个太阳在天上  
猫用自己的尾巴扫扫镜子上的灰尘  
在太阳下面  
所有谎言都被识穿  
包括可爱的猫咪看不懂镜子里自己的脸

在这一分钟前  
我还是天使或  
童话

### 我是老板娘

芳草街 51 号的街脚  
这里有个很大的药房  
药房里面有太多的减肥药和盒装避孕套

药房对面有个花房  
花房里面坐着一个不带胸罩的姑娘  
香水百合在星期四的早晨孤独开放

我要在这里开家小店  
店名就叫“自残”  
店里摆放一瓶新泽西的空气

一根没有标牌的腰带  
还有一截没燃完的火柴

每个过客都可以进到我的店里来  
他们可以喝茶可以咒骂可以不微笑不理不睬  
我想我是老板娘  
我还可以请他们喝一杯牛奶

我会在进门的左手边  
放上一张双人床  
床上放一盒避孕套外带赠送的半粒避孕药  
床头放一支花房姑娘玩腻的香水百合  
阳光很好地照着这里  
凌晨 4:00 的阳光  
感觉竟是地久天长

很久很久以后  
他们会说  
芳草街 51 号的街脚  
有个老板娘  
她总是敞开怀抱  
却  
拒绝拥抱

## 太久了

玛丽或者高小虎(10首)

### 亲爱的傻瓜

你这个傻瓜  
我给你大麻  
你就笑了  
将来我给你海洛因  
你也会这么笑着  
伸出你的手

### 太久了

有一天  
我将把自己挂在灯管上  
这件事  
你不会知道  
我的妈妈也不会知道

**我的班长**

挨着我坐下,说  
“你怎么来了”  
然后从兜里摸出  
一个太空堡垒似的手机

**kuuuula shaker**

我看见你时  
你穿奇怪的毛衣  
你的朋友在我枕头下写字  
后来你们吸着海洛因  
我坐在椅子上,你  
给了我一种乐器

**我的眼**

现在没见过  
以后  
让你一直一直看着  
可是心里还害怕呢  
因为我不知道长白山的事  
很白的长白山么

**恨**

我什么都不知道  
头掉了  
你就拿去做花盆吧  
或者送给美人们

**就把我埋在那山岗上**

一句衰老的歌  
就这么轻易的要了我的命

**离谱**

你怎么不停的讲话  
啊?  
不停的  
搞的我  
和那些八零年出生的小伙子  
只好流着汗

## 夜行馆

还少点儿什么,于是  
我和 mr. mosa  
彼此变成对面墙上的  
蝙蝠标本

## 路 过

很久以前  
这个世界上  
没有鸟孩  
也没有很老鸟  
我出行  
骑着毯子

## 海 报

秦 客(2首)

1981年生于陕北。现就读陕西汉中陕西理工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

## 我这一辈子

要求不高  
生活在村庄  
房子不大  
能放一张床就可以  
什么都可以干  
包括写诗  
2002.6.7

## 海 报

有一次  
我的床单  
不慎被一阵大风从四楼吹走  
我贴了一张海报

等待回音  
 次日,有了回音  
 旁边另为一张  
 本人不慎  
 偶拾一床单  
 刚好本人没有  
 已躺在下身下使用  
 不便 再找  
 不用谢  
 过路君子  
 2002.5.4

詹姆斯·赖特和他的妓女之歌

### 詹姆斯·赖特和他的妓女之歌

裘锡军(3首)

19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

### 詹姆斯·赖特和他的妓女之歌

我们被风追赶的微笑在白堤奔跑  
 游戏的规则就是西湖秀色的规格  
 渥灵河每晚都有女人在水中溺游  
 一岸是地狱,一岸是俄亥俄的桥港  
 赖特,她们的每一次死亡都会复活  
 在黎明之后,在太阳烘干她们的翅膀之后  
 而我们的微笑呢,从断桥的古埠口下水  
 它们将游弋至何处  
 何处才有等待它们的守候

我们也在游弋中,在轿车尾气  
 女人香水抑或格格不入的越调唱和  
 我们鱼一样地穿越鱼一样地呼吸  
 我们呼吸的正待我们过滤

我们更像悬空的,居无定所  
 2002年4月23日

### 我所要歌唱的不是我所期待的

我所要歌唱的不是我所期待的  
 虚弱是这个季节所提取的结构  
 白的夜晚才算真实那是母亲乳房的照射  
 她就悬在我们沉重的头顶,无法摆脱

我们会选择乌鸦一起生活  
 槐树上栖居槐树下存留  
 隐蔽在乌鸦的黑羽里  
 它们的左右我们都被宽恕罪责  
 我们真是无辜的:“光被夜色吞没……”

2002年4月23日

### 怀念一只宠物兔的生死

我确信还沾有毛茸茸的温度  
 你赤红的注视扎疼了我的手指  
 那一只刚被清洗的铁笼  
 回复它的空虚,为了逃避  
 放还你于同样毛茸茸的野草的亲昵  
 我让你早一步走向生死的歧路

2002年4月25日

### 一棵裹着人皮的树

山叶(2首)

1983年1月生于浙江台州,在校大学生。

### 火焰花

燃烧的脸庞  
 是云所日思夜想的

园囿里  
 你举目无亲  
 除了蝴蝶和蜜蜂  
 我是你  
 唯一的  
 异类知己

别人总是  
 怜香惜玉  
 而我那粗暴的吻  
 喜欢停在你的脸上  
 让清晰的露珠  
 滑落  
 嘴唇吻成

一朵花

吻你  
不得不

俯下我的身子

一阵风吹来

你的笑声啊

早已开始

象蒲公英一样

发散

### 一棵裹着人皮的树

一棵树

裹着人皮

向上伸出

各种手指头

脚尖向下

踮高、踮高

脚尖尽量

踮高

踮高、踮高

手指无休止

欲望、欲望

总想够到写什么

等到别的树  
枝繁叶茂

他

瘦成一杆灌木

我一向不知道高处的风与低处的风有什么不同

它是不是轻一些 所以浮在上面

是不是会凉一些

不然 为什么人们一上树就

就心旷神怡

风吹草动

是对低处风的描述

风起云涌体现了高处的风范

它们之间隔着天地 像风马牛不相及

而我却梦想着有这么一天

我贴着大地行走

同时吹拂过高处的风

长虫虫良舞从树

树树树去上思舞

幽幽柔露舞上影

长虫虫良舞从树

树树树去上思舞

“静英”柳命魂”

长虫虫良舞从树

长虫虫良舞从树

## 你从我身边走过

云郎(2首)

80年生,现就读于湖南农业大学人文院。

### 你从我身边走过

你从我身边走过  
我想上去抱住你  
深情地叫上一声“爹”

你从我身边走过  
我想上去抱住你  
再狠狠地添上一拳

你从我身边走过  
我想上去抱住你  
递上我温柔的吻

你从我身边走过  
我想上去抱住你  
“救命呀 英雄”

你从我身边走过

我想上去抱住你  
像抱住一陌生的石块

### 高处的风

我一向不知道高处的风与低处的风有什么不同  
它是不是轻一些 所以浮在上面  
是不是含氧量高些  
不然 为什么人们一上到高处  
就心旷神怡  
风吹草动  
是对低处风的描述  
风起云涌体现了高处的风范  
它们之间隔着天地 像风马牛不相及  
而我却梦想着有这么一天:  
我贴着大地行走  
同时吹拂过高处的风

## 吃错药

黑裳美男孩(4首)

### 吃错药

从那天早晨开始  
 我就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一切照常  
 上午复习下午考试  
 连午饭也没有食物中毒  
 晚上朋友来家找我  
 他说他得了轻微感冒  
 我打开抽屉  
 药瓶只有两个  
 吃了一半的感冒通和没开封的安定  
 去厨房倒水的时候  
 一个杯子摔碎在地上  
 我忽然想起早晨的预感  
 不出所料  
 回到屋里  
 感冒通没动安定瓶子空了  
 扭曲的瓶盖掉在地下  
 朋友躺在我铺地的草席上

看上去十分健康而且满足  
 我吓的要发疯  
 从草席上掀起他  
 而且试图把他头朝地板倒过来  
 朋友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似乎很想要发火但又没有  
 他只是平静的说  
 你今天是不是吃错什么药了

### 小布熊的家着火了

小布熊的家着火了  
 长颈鹿提着水桶赶来

黑暗的城市散发焦炭味道  
 月亮在腐臭的河底摇荡  
 四处游荡着绵密,白色的烟雾  
 一张巨大的红蜘蛛网

小布熊的家着火了  
 绒毛狮子背着灭火器赶来

像铅块一样下坠的灰土  
 凝固的燃烧火星在天空中形成弧线  
 群鸟披着破碎布条仓皇疾飞  
 发出凄厉的报丧叫声

小布熊的家着火了  
猴子警官站在救火车的梯子上

烧着了的世界哗啦啦的破碎  
嘈杂中飞散许多褐色的影子和红的光痕  
窗户上吸血蝙蝠拍打着有毒的翅膀  
几百万万人在垂死挣扎中嘶叫

小布熊的家着火了  
小布熊正安静躺在我的怀里

我用指甲抠着小腿上的伤疤  
我穿着开裆裤  
我缩在床角恐惧着  
我弄湿了褥子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游戏

### 手指的毒

我的食指开始发痒  
在这个夏天下午  
阳光灿烂我想要和你做爱

我看见从指甲下面溢出的  
粉红色的霉浆  
如果正好需要一个欢庆堕落的蛋糕  
你可以用来装饰

手指像草莓酸奶一样起泡膨胀  
那也许是  
避孕套粘腻的水果味道  
引起的错乱回忆

### 死鸽子

下了一夜的暴雨  
清早天却晴了  
打开窗户  
潮湿的灰色鸽子  
死在生锈的铁栏杆上

可惜  
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所以我在看到尸体的时候  
非常冷静

## 杀人犯

弟弟的演奏(5首)

###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人越来越稀少  
我越来越孤独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路越来越尖  
我越来越瘦

好久我才抬起头  
发现大路在好远的那边  
我走的是条岔路  
长满荒草的小径

我看见很多人在那边走着  
他们也一眼看见了我  
并且认出我  
2002.7.9

## 小夏天

正午的山风吹过松林  
阳光也不那么热烈了  
我和妈妈把柴担放下  
就地休息,就隐约听见了  
远处另一个村子  
传来悠扬的唢呐声  
我仿佛看见一支白色的  
送葬队伍在山间穿行  
此刻那个人在一大群人之中  
一定躺得很安详  
妈妈说,杀死他的  
是他那个傻子侄儿  
沉甸甸的斧头一下去  
他的人头就落地了  
2002.7.3

## 杀人犯

那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  
正低着头站在水槽旁  
漫不经心地洗着内裤  
昨天晚上  
他在梦中强奸了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孩  
而此刻

又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  
一下,两下,三下  
十几亿的精子  
十几亿他的儿子  
就被他冲进了下水道  
瞧他那副鸟样子  
还一点都不内疚

### 盗版生活

晚饭后  
我出来散步  
看见很多人也出来散步  
他们有的遛狗  
有的遛鸡  
有的遛鸭  
甚至有的  
还遛着一头猪

走了一会儿  
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抬头看看西天  
发现有的不像  
则更像了  
2002.7.22

### 事故的发生

我们都不知道怎样  
就被坐标  
抛离生活的轨迹  
甚至对自己  
在空中激烈的翻滚  
也一无所知

等跌落到地  
我们早已  
昏死过去  
2002.7.10

## 卖报纸的老头

新力军(3首)

### 在清晨的阳光下

一个人从容的走着  
 你可能想到  
 昨晚他坐在电脑前  
 标榜自己为开封杂种  
 最牛B的诗人  
 在诗坛大肆辱骂说教别人

而现在他晃到个羊杂汤馆  
 喝了碗汤  
 老板娘找钱的时候  
 多给了一快五毛钱  
 这个杂种把钱  
 往兜里掖了掖  
 没吭声走了

## 卖报纸的老头

“美国这个事”

“美国这个事”

两个月来这个卖报纸的老头

口号始终没有变

自从9.11有了美国这个事

他的报纸生意空前的好

经常脱销

也小赚了一笔

每次在街上

看到他抱着报纸灿烂的笑容

就象

9.11五角大楼火光四溅的那种灿烂

本\*拉丹脸上荡漾出的那种灿烂

前几天阿富汗上空列开的集束导弹的那种灿烂

### 瞬间的感觉

溜冰的时候

我一直注意一个女孩

大概十六七岁

正处于豆蔻年华的时代

下雨的季节

清纯

秀丽

应该用世间最美的语言形容她  
应该用世间最美的鲜花衬映她  
我是这样想的

一会她叼着个烟卷从我身边掠过  
是我对烟雾的过敏  
还是烟与她的不协调  
另我有些作呕

她将来应该嫁给一个屠夫  
或一个民工式的男人  
最好捎带一些虐待倾向  
吸着廉价的 853 香烟  
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  
着孩子  
我是这样想的

她应该是一位婊子  
她天生  
她丽智  
她是标准人间大炮的靶子  
她吸着 555 香烟  
出入豪华酒店  
陪着四五十岁的男人

我现在  
对  
就从现在做起

应该象一位付过钱的嫖客一样  
从容的拉着她的手  
姑娘陪哥哥我溜一圈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时间地点缘分机遇都作美  
我决会不错过时机的享受她  
她的下半生就应该我来拯救  
我是这样想的

## 打工妹妹的来信

元 齐(1首)

### 打工妹妹的来信

收到一封打工妹妹寄来的信，  
我笑的十分勉强。  
信封很别致，有可爱的小狗图案，  
可却布满了路途遥远的疲惫。  
信写在八开的普通练习本上，  
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不少，  
让我想起她脸上的青春痘。  
心里有点怪怪的

她是长大了，不再对我发脾气，  
也知道说很想我一类的话。  
抱怨我外出太多常接不到她的电话，  
语气很淡，淡的像一杯白开水。  
她终于不再任性，撒娇，  
只是叮嘱一句：  
“少出去玩，我会常打电话的”

江苏的生活还不稳定，

没有固定的落脚的地方。  
她说她没有眼福，读不到我的回信。  
(她以为我的信最美)  
这让我好心伤，  
我几时想过为她写一首诗，  
几时想起主动写一封淡如水的信？  
终于，我的心里没了滋味，空空的。  
我反复读那一句，  
“哥，我好想你，真的！”

## 我即景或破碎的

张弓长(1首)

### 我即景或破碎的

罗望子的红唇里吐出两个女人  
丰满,妖妍,高傲或卑贱地  
走在你复杂的视线里  
或许刺激了你的神经?

路边正在拆房的民工,在烈日下  
汗流浹背,皮肤黝黑,喘息,在力量下隆起的肌肉  
一对正在街上跳跃的乳房  
刺痛半夜孤独的梦

求职者茫然的眼神正审视  
自己的过去:一分履历 文凭 身份证  
是否丰满或者虚弱无力 已不重要  
我只需要一个地儿 让我停下 让我坐下

采购意象的人们  
穿行在招睐声中 被  
“好消息因经营不善清仓处理”推来攘去

没人注意到矛盾与荒谬(或许存在本身就是荒谬)

必然(绝非偶然)而来的车祸  
碾在公路的狭长的身躯上  
刺耳的呻吟声 一张血盆大口  
吞掉 生命 已破碎已远去已远去

夜色降临在无夜的城市  
你无病呻吟地诅咒它的冷漠与坚硬  
你的声音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没有道理  
只能在钢筋建筑之间无力地回荡  
(一如你的微不足道)

你在路上行走或流浪  
疲惫心力憔悴或饶有兴趣地  
记下一切 观察一切  
同时 你也被观察被记录

你说现实总是把你强奸  
没有给予一丝温存或快感  
在濒临崩溃的边缘  
你默默的沉受 歇斯底里

你曾写下这样的词句  
“在钢筋丛林里我迷失方向  
在人群中我感到孤独”  
娇情或真实的感触 生存的真实

柳州的一个菜市  
 一条开膛破肚的狗 流着鲜红的血 被倒挂  
 成堆的碳水化合物等待你的咀嚼  
 生产 消化 垃圾 无限增殖 恐惧

清一色的女人  
 清一色的男人  
 清一色的建筑 场景  
 清一色的欲望

你曾同情一个妓女  
 一个流浪者 一个民工  
 还有你那死去的邻居  
 可你知道你在哪儿么？

你渴望 钞票 汽车 女人 房子 物欲  
 你渴望 智慧 阅读 爱情 自由 恬淡  
 你充满矛盾  
 这就是你  
 2002.4.5

# 小说随笔及评论

## 第 237 次失眠未遂

zhu zhu

困意在凌晨 2 点到 3 点间如约而至。

困意第一次不请自来在小学四年级。妈妈消失的晚上，爸爸从麻将桌上抬起头，对着小

血说：灭害灵在门背后。

哪个门哪个门呀？

烦死了我忙着呢没看见吗

小血回到房间里，对着满地乱爬的一堆蟑螂说：

乖

我给你们糖吃

然后打碎盐罐

把洁白美丽的盐粒撒在地上。

困意就在这时候涌来。

她打开窗，跳了出去。窗外是月光铺满的盲目大地。一路行走，看见夜晚的城市正在慢慢沙化，在她一步步入睡的时候。

一条蜥蜴从她脚边滑过。她在它钻进沙堆前抓住了它的

尾巴。小蜥蜴挣扎着回过头,用  
死掉的眼睛瞪着她。她一把把蜥蜴塞到嘴里。蜥蜴细长的  
尾巴在她嘴边转了一圈,在发  
育不全的嘴唇上留下一种异样的麻醉感。  
血是冷的。苦的。生锈的。

小血感到一阵冰冷从指尖蔓延。她抬起手放在眼睛前面  
使劲看着,看见指尖开始慢慢结  
冰,变成一种透明的固体。血脉在其中清晰可见,象水中  
的树枝倒影一样美好。  
小血从这时开始学会睡眠。

她从困意中回头望去  
家正在蟑螂围噬中变形。

## 眼睛的三种用法

萧十一,1982(1首及1篇)

### 眼睛的三种用法

他问我问题  
同时还走着台阶  
他从台阶绕上去  
又从台阶绕下去  
于是我一会儿得仰视他  
一会儿又得俯视他  
并且我嘴也不得闲着  
还得回答他的问题  
就这么一问一答  
他像一个走弯曲钢丝的小丑  
绕着绕着就远了  
从这一端就到了那一端  
于是我用不着回答问题  
浑身拘束了  
也用不着把脑袋和眼睛  
挪上挪下了  
他在那远远一方成了小点儿  
也就是说

我只要站着不动  
平视就可以了

### 三号眼疾

我拐出正义三路的时候，正赶上一场车祸。一辆自东而西的摩托和一辆自西而东的轿车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呢就撞上了。这一下可不得了，走在正义三路的人们先是条件反射似地向后向周围猛退，在意识到自己胳膊腿儿一点儿没少时，立马儿地围到了一齐疲惫的两辆车周围指指点点。年纪小点儿的大喊我操，怎么这么正，怎么就这么正？车祸都被我赶上了。年纪老点儿的就张开缺牙的嘴唠叨这地方犯邪，溜平的大道怎么就撞上了呢？前一个月也是这么一回，简直是一模一样，唉！唉！还有一个老太太在满人群乱钻，边钻还边喊谁看见我假牙了，谁看见我假牙掉哪儿了？我告诉你们，哪个龟孙子要是踩了我的假牙，我跟他没完。

几乎满马路的人都围到了车附近，我在路一角孤零零地站着，好象专门儿是给他们做对比的。他们在那儿说呀叫呀，热情地打闹呀，仿佛是正月十五的闹花灯开始了。可是没有一个人理会那些渗到他们脚底下的血，没有一个人去管一管两辆车上的人的死活。操，这倒霉社会。

我停了不久就离开那片喧嚣走了。我自己已经够倒霉的了，也懒得去管别人的倒霉事儿。要是在今天上午，我一定会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来，不管怎么说，人命要

紧。可是现在是下午，现在我一点儿情绪都没有了，现在我只是想着自己的事儿，想悲伤，想大哭一场，想我还能看几场车祸了。人生多奇妙，仅仅隔了一个中午，我就彻头彻尾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到了楼下，拐了几层楼梯，敲了几下门，老婆把门打开，第一眼就看到她正抱着孩子喂奶。我一下子火就上来了，我说操你个妈，这幸亏是我敲门，要是别人敲门，还不他妈全让别人开眼了？老婆把拖鞋往我脚底一摔，一边转身往里走一边喊你穷叫什么？也不看看你儿子嘴多大，还让别人看？他一口咬上来，看也就能看到他一嘴大牙，能看见个屁。

老婆边说话边把孩子嘴给拽下来，把孩子放到床上，盖上层薄被。我儿子不情愿地两手乱抓两脚乱蹬几下，看见他妈一点儿同情之心也没有，只好作罢。鼓着嘴，“吧嗒”放小鞭一样地也不知给我还是给他妈来了一个屁。

老婆右手象征性地在鼻子底下挥了几下，说饭都摆到桌上了，你快去吃吧。然后她走到洗手间扭开水龙头。我把随手的公文包往地板上一扔，自己坐到了旁边。听到从洗手间传来的“哗哗”的水声和被手腕打断时发出来的声音，继而是打香皂所产生的腻滑声，最后“吱”地一下扭水龙头声，就万籁俱寂了。

老婆走过来时还弹了一下右手的水珠，等瞅到我坐着一动不动就开口了，喂我说，不能那么小气吧？多大点事儿就拿出这样吓我？告诉你我什么都害怕，就是不怕吓。你看看能不能把我吓死？

我瞅了她一眼，说谁他妈爱跟你生气？把自己还当宝了？我是为自己的事愁。她愣了一下，走到我旁边坐下了。到底怎么回事？她说，又喝多了？

还记得我前两天眼疼么,又发麻又发酸的?我今儿中午去医院了,你猜怎么了?

怎么了?

三号眼疾!我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

老婆听完了,“啪”地一声,右手狠狠地砸在地板上,左手指着我的鼻子就叫温早伦我告诉你,你以后少跟我搞这一套!你他妈装什么?小样儿你,上回回来告诉我你得了肺癌,把我耍成什么似地。弄完了你告诉我是故意考验我,还试试我对你忠不忠诚?我告诉你,上回我都想拿刀把你劈了,为了孩子我算把这口气吞了。这回你又来了,怎么还没完了你?

不是,这回不一样,这回是真的。

你给我滚。老婆两手把旁边桌上的盆碗什么的使劲一抹,全抹了下去,等转回来时头发已变了样,盘好的发髻不知什么时候给扯了下来。你马上给我滚,告诉你我这一辈子还有下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你。

我是跟你说真的。

你快点滚,我数数儿拉。一——二——三。

老婆回身冲入厨房,抽出一把菜刀,往旁边虚砍一下,然后瞅着我,你走不走?你走不走?我这时没辙,举起双手面对着她慢慢往门口退。退到门口时,我刚抽出锁头,她就一脚把门踢开了,紧接着我就像一个被丢至垃圾桶的苹果一样被推出了门。在“咣”地一声门紧紧关上时,我肚子底部忽地涌出一股怒气,我嘴对着门缝往里喊我操你妈。我儿子清脆地哭声这时旱地拔葱一样地响开了,这小子从小就只向着他妈,不帮我。

我气急败坏地转过了身,却被一张歪曲的大脸吓了一跳,等定下神来一瞅原来是邻居王大妈。王大妈一脸坏

笑地说,怎么了,两口子又吵架了?我知道王大妈的为人,我知道明天一早我的丑态就会赤裸裸地来往于附近所有人的嘴里,而那所有的内容都将由这张嘴来送出。

小温啊,吵一吵没什么事儿,我和你大爷……我一把把她给拨开了,刚跑下一层楼梯我就对着她喊,我也操你妈。

我下了楼实在无处可去,就跑到马路上,打了的,回公司去。车开到正义三路时,司机向我搭话,知道么哥们儿?这儿刚刚撞了俩儿车,一辆摩托一辆轿车,俩司机全死了。这儿刚才热闹了老长时间了,看那儿,看到了吧?看那血流多少。要不怎么说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开车就是危险啊。我要不是下岗了,可不干这活儿。这是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说不准怎么就蹬腿了。

死了就死了呗,早晚不都一死。

行啊,司机咧开嘴嘿嘿地笑着,怎么整得这么潇洒?受什么打击了?

知道三号眼疾么?

知道啊。那不是最近不长时间才传出来的吗?听人说得那病后,眼先是疼那么两天,然后一个礼拜之后,眼珠“叭”地就一齐爆了,这眼珠一爆不知怎么能把血管给弄坏了,完后这个人就闭眼死了,要多惨有多惨啊。不过听说染这病的一千万人之中只能有一个,还不传染。肯定是上辈子做尽缺德事儿了,这辈子才能遭这种报应,这就叫老天长眼啊。怎么了,哥们儿?你不是得这病了吧?

啊,哈哈,哪能?我尴尬地笑了笑,同时恶狠狠地诅咒他生儿子没屁眼,也遭上一顿报应。在前边商店那儿给我停一下吧。我对司机说。

一进公司大门,老吕就走了过来,呦,小温,怎么回来了?来来来,我把棋盘给翻出来,咱们再杀一盘儿,我就不信赢不了你。老吕是公司看大门儿的,爱好下象棋,就是手太臭,我中午上医院前在他那儿和他下了三盘,都是几分钟就搞定了。吕大爷,我不跟您玩儿了。我可没几天活头儿了,我得了三号眼疾。我跟他说。

什么什么?眼疾?

就是最近传出来的那种眼病,电视上报过,得了眼珠就爆开了。

什么什么,还会爆?

是的,还会爆。

我说小温啊,你这么样就不地道了。我岁数是大了点儿,但是我不傻。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玩意没听过?还就是没听过会爆的眼病。你不想跟我下棋就直说啊,遍出这些东西来糊弄我,你当我这好几十年都白活了?

你那蠢样还真是白活了。

我平时都算是挺有礼貌的,对这老头也是感觉挺不错的。可是一想自己反正没几天活头儿了,就什么话都敢说了。老吕气得嘴乱哆嗦,胖嘟嘟的脸憋得通红,右手半举在空中,作出又想打我又不打的样子,最后晃了两下又放了下去。

正好这时候黄主任从里面走了出来,老吕一把拉住黄主任,嘴嘟哝着老半天才说完这事儿,我在一边儿冷眼瞅着,心里感到憋气。本来得了病就够烦的了,家里没法儿呆才想回公司对付一晚上,谁知还没进门呢,遇上这老家伙给磨叽上了。

小温那,黄主任开口了。在开口之前照例干笑两声,这老家伙越老长得越像黄鼠狼,还偏偏不服老,一讲话就

装慈祥,装嫩般地笑,我早就瞅他不顺眼了。小温同志,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地很累,很疲惫,可是你如果要休假可以提嘛,虽然不大可能给你假但领导毕竟会去考虑,何必装什么三号眼疾来吓唬人呢?哦,要博得大家的同情啊?

滚你妈的蛋吧!我一拳就把他那张老嘴给打歪了。

你,你敢打我?老黄大吼着,保安保安——楼内的两个保安像两只大狼狗一样训练有素地跑了出来。在看到打人的是我后,他们愣了一下,可老黄的吼声仿佛把我变成了一块肉骨头,他们恶狠狠地朝着我呲着牙扑了过来。还有老吕,这个死老头,摆出捕鸡一样的架势,捧着肚子,笨拙地拥了过来。

我赶忙转身逃去,正好附近有一个人跨在摩托上正打火呢,我使劲跑了过去,用力一推,想窜上摩托。可没想到那人坐得稳如泰山,我一推没推倒,反而被他一脚踢倒了。他双眼瞪得溜圆,对着我喊,你干嘛呀?然后一蹬地,车“突突”地骑走了。剩下还没来得及爬起的我,被老吕和两条狼狗一样的保安一顿撕打。

暮色来临的时候,我满脸浮肿地出现在人民南路。在这里有三条岔路,我想都没想地就选择了右边。沿着它一直走,就是城郊。我并不想到郊外去,可是我仍然走了下去,带着我满身的伤痕,带着我一礼拜后就会爆的眼睛。我就这么干净彻底地消失,消失到谁也猜不着的地方,到死了也要和你们捉迷藏。去你妈的老婆,去你妈的王大妈,去你妈的司机,去你妈的老吕,去你妈的黄鼠狼,去你妈的大狼狗,全都去你们妈的。

## 可怕的是我竟然无动于衷

健 崔(2篇)

### 可怕的是我竟然无动于衷

——《失误的制幻剂》系列

思路又被打断了。我在思考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没有声音,哪怕是噪音也好,我真的特怕这般死寂的沉默。戴着耳机,虽然随身听已经没电了,但是我还在尽量幻想着音乐,啾呀哼唱。背着书包,我便这样的从新街口走到了成府路。我喜欢一边走路一边思考,其实也就是想事,想过去的事,对,说是回忆更贴切,也更文。

想到的是刚才路过索罗琴行,看到的是一张酷似 Jeff Buckley 脸,脸的主人在挠头,他身穿一件印有“XX 装修公司”字样的黄色 T 恤衫。我还想起了两年前的事情,说出来很不好意思。我在海图的叶某人处偷过一张磁带,是“山羊皮”的第一张专辑,放在角落,没有人要,我只好把它拿走。想起现在的海图,只有卖盗版的老张还在,其他的一切我再也回忆不起来了。最有意思的是想起了我还欠家门口卖羊肉串的二十块钱,不过那家的的确好吃,还有就是今年春节的事。在与家人大骂完春节晚会后,我躲在房间里藏压岁钱的时候,发现了去年藏的两百块钱。幸亏那时还没有搬家,我实在不想便宜了那帮要搬进来的离休老干部。

“我在吃饭的时候发现了臭虫  
发现的只是臭虫的尸体  
是将他的尸体用米饭掩埋  
还是祈祷后再把他处理

臭虫没有华丽的外衣  
他有的只是光滑的身体  
我觉得做成椒盐的比较合适  
可是大师傅说他只会川菜料理”

哼唱着这支莫名其妙的歌,我在想臭虫的法定结婚年龄是多少。

我昨天和同学吵了一架,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无法理解他所做的事,而他也不明白我的想法。我说:你根本没有属于你自己的文化,真的没有文化。结果很不幸,我被“土包子”和“老农卡”这两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争到了冠名权,可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任何的好处,还有我也不喜欢这两个名字。他们就这么叫开了,我无动于衷,可怕的是我竟然无动于衷!虽然我们的想法、喜好相距甚远,虽然我没有共同的话题,但是我还是对此保留着一点天真的希望。这时,我突然想起了现在正在楼兰古城的老 V 的一句名言:去解放丝毫不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是毫无意义的。呵呵,可是我对此还是无动于衷。

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肆虐着东北人特有的幽默,他的激情一点也没有把我点燃。我手中的笔不停地在任何可以画画儿的地方画着圆圈,一幅颇有后现代气息的作品原来就是这样产生的呀。160 分钟的课上,我一直在哼唱 Kraftwerk 的两首歌曲,旋律简单,歌词模糊。直到快下课

的时候,我才想起了其中一首歌叫做 Model;又直到我挤上 302 路公交车的时候,我才想起了另一首歌的名字——Neon Lights。

我的确还算是个无聊的人吧。

随身听没电了,妈的!没有声音的时候,我只能自己哼唱来解闷了。

“我在吃饭的时候发现了臭虫  
发现的只是臭虫的尸体……”

### 检疫合格

——《失误的制幻剂》系列

在这段开始攒钱的日子里,我基本上没有买什么唱片。无聊的事情是应付每天的课程,以及满无目的的阅读。然后在睡梦中惊醒,瞬间忘记了所梦到的一切。

发现了自己疯狂的贪欲,是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我不断的寻找宝物、寻找宝物……直到最后自己死掉是因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宝贝上,而自己的武器装备还不及原始人。希望攒钱也是如此。原来是想管父母要点钱,后来发觉了自己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发誓:“我今后再也不管你们要钱了!”,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

杜撰生活,然后盖上一个“检疫合格”的大红章,我对盖章的老头说:“太不清楚了!”老头哈了一口气,在我的屁股上深深的盖了下去。

我用攒好的钱买了一双原色的荷兰木鞋,当然,不是用来穿的,我把他们改装成了烛台。我爸说,这是木头的!

小心着火!我说我知道。买木鞋留下了些钱,我大吃了一顿最喜欢的覆盆子星冰乐,而再剩下的钱,我全买了冰棍儿,装满了冰箱。希望甜腻的冰淇淋把我全身包裹起来,我就像夹心一样被冰封其中。我喜欢恶心的比喻:一张嘴就能吃到巧克力,一放屁就是纯正的香草味儿。

发现自己有很多的弱点也是最近。其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容易被感动,被感动的一塌糊涂。Just a perfect day, drink Sangria in the park, and then later, when it gets dark, we'll go home. 多么完美的一天,在公园喝着 Sangria,等到天黑了,我们就回家。简简单单地就把我给感动的要死,听过无数遍,还像是第一次听似的。哦!我这个家伙,真实够呛!

酒后吐真言,所以我下决心戒酒了。因为出去玩的时候,别人总是笑话我一个劲的跟电话说:“我知道!我今天肯定不喝酒!”还有就是怕下回检疫过不了关,我真想贿赂那个糟老头。因为最近坏事做的太多,骗的人也太多了,那个大红章恐怕不会给我盖上了。

Clover 再一次的用老 V 压我,我受不了了,几近崩溃。虽然我有时可以利用 Clover 的甜言蜜语来气气老 V,但是也禁不住他们俩合伙来欺负我。已经不行了,这次我主动的退出了战斗。我爸说我做梦的时候总是在乐,他问我梦见什么了。我说我梦见老 V 在山沟的日子里,由于整天面对的成堆的工作,而且吃不到肉,他疯掉了。没有肉食,这不符合他的生活习性,所以他把人家一村子的鸡都给吃了,连耗子都没了!我爸说,这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呀?我说您自己琢磨吧!呵呵!说完,我冲进厕所方便去了……

等到了这回检疫的时候,我果然没有合格,我没给老

头买什么礼物,因为不知道贿赂点他什么好。上回检疫只让我们脱下裤子就行了,可是这回我们被抓了个精光。这次检疫没有合格的不光是我,还有小A,他比我还难过,因为他老婆过关了,那个大红章,清楚的盖在她的胳膊上。我本想劝劝小A的,后来一想我要说的那些话不大适合,我怕他听了以后会抽我,就没说。

我要说的是:哥们儿!别老绷着个脸!咱们已经跟猪似的被盖了5年了!今年咱们终于解放了!让那些猪去显摆那些破章吧!咱们是自由的!小A听完以后一定会想到他那过了关的老婆,于是我就肯定会挨扁的。

现在有那么多的刻假章的,你说我会去找他们么?

在今年国内最大的音乐节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幕。有人在卖舌头乐队的签名CD,40块钱,有一位东北的乐迷要买,在砍价。买东西的女人眼睛不夹着他,东北少年大声的砍价,希望感动做生意的北京女人。便宜点吧!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舌头!

我在这个晚上再次想起了这一幕,我起身大叫:舌头是我们的!舌头是人民的!你不可以这样的贩卖舌头!我们的舌头是人民的艺术家!他们在进步!他们是先进的一群人!他们的口号响亮!

这时,我爸敲了敲我的房门,嘿!您这又是在学哪位伟人呢?

哦,对了,我差点忘了,我这回检疫没过关,要为下次好好准备一下。有人说我病态,我说,好!我明天去朝阳医院检查一下!

2002.7

## 无效的重复与复辟

——关于“八十年代”的一些随想

文/老刀(南京)

所谓“八十年代”“写作群体”(这一“群体”又是否真的存在呢?)在2001年的出现简直是一夜之间的事情。马策在《诗歌之死》一文中的预言得到了印证:“70年后就是80年后,这使时间趋势的必然,也是诗歌流传不息的生物链。80年后也许不会给70年后留太长时间让你成熟,别看他们现在不知躲在哪。”不幸的是这一“群体”从出现开始就真的是紧接着七十年代的,完全活在70后的阴影下。如果说70后是对小说界概念毫无意义的模仿的话,“八十年代”则完全是对“七十年代”的一次近乎白痴似的无效反复。(70后诗歌和70后小说怎么说还是有血缘关系的,难道我们还希望“八十年代”也脱胎于“七十年代”吗?)就我的阅读范围,最早是在2000年7月的《诗参考》上,开辟了一个关于“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的栏目。此后在2001年初,“八十年代”曾作为院校诗歌重振校园诗坛的一个旗号被举起。这期间相继有《冬至》、《诗与思》、《塞外风》、《八十年代》、《新文学观察》等几份民报,操持这些民报的大多是一些身在校园的青年诗人。所刊的作品风格也较为单调,基本上延续了九十年代校园诗坛的主流风格。总体看来,煽情的文字较多,水平不高。我在这里提及这些民报,并不是想把它们纳入我的批评

范围,它们只是作为本文要批评的主体“八十年代”的先声被提及。

“八十年代”在网上的造势是慢于民报的。五月份,西安的几位诗人创办了号称“全国第一家80后论坛”的“南方诗谈”(其实此前木桦的“白桦林”也算是“八十年代”在网上的一个阵地,虽然木桦本人一直对“八十年代”是持反对态度的)。紧随其后,“小长老”、“橘子树林”、“80后”、“春树下”、“梁鹏论林”等一批论坛先后在网上登陆,同时也有一些80年代出生的诗人(或者说诗歌写作者更确切一些),成了“八十年代”的干将。这其中包括了春树、梁鹏、唐不遇等人。他们在诗坛的造势几乎完全还是老一套:团结成小集体、编书、办报纸刊物以及传播一些煽情但毫无意义的言论。

“八十年代”在提出时间上和“七十年代”有着明显的差别:最早在诗歌界提出“70后”的是96年南京的一本民刊《黑蓝》。其时,“七十年代”小说在中国文坛已经粗具规模,而70后诗歌仍处于一个近乎完全地下的状态。无论是对小说界概念的模仿也好,还是作为《黑蓝》的编辑者陈卫等人新提出的概念,“70后”在其被提出的96年已经有了一些文本基础,它为“七十年代”诗人的作品浮出水面找到了一个借口。而“八十年代”的出现则完全是一场蓄意的阴谋和造势。它出现在“七十年代”如日中天的2001年是发人深省的。“八十年代”群体的写作者目前年龄一般都在17-21岁,写作仍不成熟,他们所谓的“年代”几乎没有文本基础,而那些为“八十年代”奔走呼告的干将更象是因为眼红“七十年代”在诗坛的造势而忙于寻找自己在诗坛的位置,显得浮躁、慌乱并在直面文本的时候手足无措。

谁也没有必要为自己提出、参与了所谓“八十年代”而自豪,并企图通过“八十年代”这个群体对历史的强行介入而将自己的名字也写进诗歌史。在中国诗坛,以出生年代来划分和指称写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是一个持续很久的“传统”(或者说是恶习)。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也就是伊沙所谓的“新世代”),再到现在正被炒的热闹非凡的“七十年代”,一直没有间断过,象一把火炬在中国诗坛被传递着——或者毋宁说是一朵中国诗歌的“恶之花”。然而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又有几个人记住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呢?在民刊《唐》的前言里伊沙说:“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所有自命的流派以及诗歌写作的小集体都无法摆脱形象的滑稽和处境的尴尬。”(见伊沙《〈唐〉:一个梦想的诞生》)“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恰恰就陷入了这样尴尬的境地。于坚说:“对‘某某年代出生的某某文学’之类的提法,我以为是今日盛行中国的白痴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只是一种侮辱。诗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在一个处处要依附群体、组织、团伙、圈子的社会中敢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我奇怪的是诗人们为什么不‘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所谓‘某某年代出生’难道不象‘50年代出生’一样只是平庸者的蓬蒿么?我身边的那些‘50年代出生’今天到哪里去了?如果诗人们默认并试图用这种‘群’的声势团结起来,我只能说他们的起点实在太低了。80年代的‘第三代’不同,那是典型的不团结的诗歌运动。不彼此攻击,只是我行我素。先有作品、刊物,才被局外人强行‘命名’在‘第三代’下。”(见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显然,于坚这里的“某某年代”是有所指的,但是又何尝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呢?曾选编过“七十年代”选本的蒋浩

自己也说：“我越来越反对用时间来划分和指称我们的写作”。其实我觉得这种恶习的根源不是在于一些人对时间概念的格外青睐，而是在于这些诗人急功近利的心理。他们对自己的文本没有信心，不甘直面艺术，不甘寂寞，他们放弃了从作品到达艺术核心部位的痛苦道路，而选择一条可以迅速窜红的终南捷径：借助集体的力量强行介入历史。正如一些诗人在《外遇》诗报中说的：“历史不给我们位置，我们自己给自己位置。”群体的浮躁遮蔽了真正的写作，使得个体在写作上是近乎弱智的。看看这几年喧嚣尘上的“70后”写作群体，他们更象是一群诗歌活动家。办刊、开会、骂人、出书，除了读书和写实他们无所不为。那些高叫着“我们为所欲为的时候到了”的诗人们，总给人以误会，以为他们写出了怎样优秀的文本呢。但是翻开这几年各种形式的“七十年代”选本，我们看到他们的作品大多都是苍白的，缺乏活力与创新。主流仍在简单继承和延续“第三代”。（当然，这一群体中也有很优秀的文本，在这里不作赘述。）再看最近刚刚被炒及的所谓“中间代”，简直是滑稽的笑话。所谓对被遮蔽的诗人和文本的发现其实是对权威和历史强烈占有欲的彻底暴露。真正的艺术写作从来不会因为没有“群”的庇护而被遮蔽和掩盖。与此恰恰相反，历史一再证明，真正的诗歌写作往往都式独立于“群”以外的。即使有某“群”在历史上的存在，大多也式诗人创造了“群”，而不是“群”创造了诗人。目前诗坛的“群”更多的企图则是在创造能进入诗歌史的大师——这是何等的滑稽可笑啊！

和一切文学作品的创作一样，诗歌写作应该是完全私人化并充满孤独感的。在80年代第一期民刊《倾向》的

“编者前记”（陈东东执笔）中，有这样一段话：“写作，是对语言的升华，是关乎灵魂的历险。‘写作是自觉的、创造的、独立的’，‘写作就是永远的缺席，惟其如此，写作对世界的干预才显得无处不在’（欧阳江河）……”我一向认为伟大的作品必是私人的，所谓“合作”“和著”完全是笑话。高鄂对《红楼梦》、罗贯中对《水浒》的续写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后来的写作者根本无法进入作者原来的世界，这就注定了后来的续写只能是隔靴搔痒。诗歌也是如此。（早期一些为政治目的写作的诗歌不能算，那从艺术的角度看不能算真正的诗歌，而是一种用诗歌形式写成的应用文。）

正是由于诗歌写作的孤独性，使得诗人们以整体进入诗歌史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我认为热衷于提“某某年代”的诗人们只有以下两种可能：1、对真正诗歌写作的无知。他们对潮流的跟从完全出于盲目和无意识；2、对功利的急切向往，急于在艺术手段之外寻找一条捷径迅速占领诗坛，找到位置。——无论哪一种都绝对不存在真正指向艺术核心的成分。

但是我仍然不愿意将“八十年代”这一尚太年轻的群体急于分解归类。虽然他们在潜意识里逃脱不了以上两点，无论他们怎样将诗歌和艺术挂在嘴边——如果真是关心写作本身，为什么不静下来写作呢？无论如何，“八十年代”作为一种小范围内的提法已经成立。下面我将放弃对他们活动的关注，完全从文本的角度对他们的写作加以分析，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同时由于这一群体目前的极度不稳定性，一切批评只能是管中窥豹。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方之家不吝指教。

我一向同意朵渔将“七十年代”划分为68-78年间出生的诗人们。在此,我也不机械地将“八十年代”从80年一刀切,而是将一些79年左右出生的诗人也纳入批评。尽管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一直以来对“八十年代”是持反对态度的。

就目前的情况,我将“八十年代”的写作作如下粗略划分,并不是往谁的头上扣帽子,完全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一、对既成写作模式的全盘继承者。这一类写作者一般写作时间较长,对过往文本的阅读也比较广,作品模仿的痕迹明显,很快就可以找到他们写作的“归宿”。他们几乎完全沿袭了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写作”、“泛城市写作”、乡土写作等。这是“八十年代”的主流,包括了唐不遇、王梦灵、熊盛荣、冯昭、木桦、萧然、李傻傻、阿斐等。这一批将是“八十年代”最大的希望所在,其中已经开始“觉醒”的将是这一代人的执牛耳者。王梦灵和阿斐是可以被寄予厚望的。

二、起点较高、个性鲜明的“绿色写作”者。(这里的“绿色写作”是我借用安徽诗人阿翔的词。)所谓“绿色”是指他们在写作上受“知识分子”或“民间”的影响都较小,具有语言天分。这类写作者一般对过往的文本阅读不多,在语言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敏感性,写作起点较高。土豆、鬼鬼、春树、巫女都属此类。

三、缺乏个人特点的在写作上仍处于盲目状态的写作者。这一类写作者我更愿意称他们为诗歌爱好者。他们靠完全习作式的克隆、模仿、练笔来自娱自乐,所写的也不能称为诗歌,只是一些练笔的习作。这一类写作者是

“八十年代”目前的主体并非忠实的支持者。他们缺乏独立的艺术主张可以被任意聚集。对这一类写作本文不想花过多篇幅来批评,他们仍需要时间来过滤。

## 现在的干净的八零后

——写给八零后诗选

□ 猪

刚才在出租车上,我已经想好了开头,下车以后,再路过一家大超市,我再也记不起开头了。于是,我只能这样开头。事实是,由于春树,我才愿意再开一个头。八零后,我不管它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我相信它是一个存在,它不需要什么鸟道理,没有翅膀,照样飞。

其实,我理解的春树所理解的八零后,不是单纯指向那些绕着诗歌就能逛地球的年轻一代,它更物质,容易让人触摸到——大街小巷,那些还没蜕净稚气的脸,随处可见,而早上睡醒的荷尔蒙已蒸蒸日上。我喜欢他们的干净。

因此,我想说说八零后,也缘于自己的不干净。由于不干净,我现在已经比较容易对付生活了,生活不再刺激,我已学会了适度的平衡,哪怕东倒西歪,会有道理,来扶我一把。道理吗?已经让我无耻到差点可以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一个鸟人,而我,现在恰恰生活在一群鸟人之中,鸟人都觉得自己的羽翼渐渐丰满,好看起来。这是五十年可笑的。

而八零后,一点不让我觉得可笑。在他们这里,让我发现生活真正的严肃,成长,有一个最关键的关节。当然,我写到这儿才发现得在前面加二个限制词了——现在的

干净的八零后。

春树要编一本八零后诗选的想法,好久了。她是热情疯子,一直把这件事搁在心上。我记得她盘算了一笔《北京娃娃》的稿费后,很兴奋,她说这下可以有钱做这一件事了,当然,她一直觉得这是为大家,为八零后的快活而做。活活,春树小同志,很像一个无私的中学班干部嘛。但我宁愿她的这一笔稿费早被她挥霍掉了——买书买唱片买可乐买汉堡打的化妆品手机时装请客上网吧旅游送礼等等等,但春树,确实认真地着手做这件事了。她从她几经磨难的论坛——春树下——做起,逐渐吸引了许多八零后的诗人,很好玩。于是,我上论坛,经常拐到春树下论坛,瞧一瞧闻一闻,喜欢呀。

对于这次所入选的八零后诗人,大都知晓一点。除了春树,还有小虚、果酱等,非常了不起,而水晶珠链、巫女琴丝、阿斐等的诗才则早已广为人知。我甚至喜欢一位没被人选的叫斗志的,他具备韧劲。我甚至在春树下推荐了一位叫积木的诗人,我认为他写得很好,但他不知道诗什么叫好。哎,这种无知真让我羡慕不已。积木还让我吃惊和尊敬,他不太喜欢上春树下玩,是由于他闻出有点个人崇拜的味道,虽然我清楚,这与春树无关。但,这就是八零后,它远比我们想当然的更符合生态的复杂和自然。

是诗,把他们各自的名字进入了同一批散发油墨味的纸张,到油墨味散发光,他们可能早已进入了不同的生活通道。我不太喜欢过多地在这谈诗,是因为我个人相信重要的不是诗,而是生活。诗只是一个括号,它让写诗的人去注视或倾听被它括进去或括出去的部分,这一部分就是生活,实的,与诗相比,生活更容易被我们熟视无睹或逃避。

而诗,永远呆在虚的一面。尽管,也有人可以把它当作建筑材料,盖教堂。而全不理睬,没有教堂,宗教依然缥缈间,并安抚心灵。

因此,我所理解的八零后,主要是在准备攻打生活——这实的堡垒的途中的一代,带着憧憬和野心,单纯得狠狠,他们不会整天在谈诗呀想着语言呀,有病呀。少见多怪的是,他们之中,仍有人天天热衷于写诗,我想,那应该是由他们的心灵,贴近了虚,慢慢贴近了信仰中的一种信仰,成为慢慢燃烧自己的方式。佛说人长得漂亮,是一种善。我想,人会写诗,也是一种善吧。佛对善恶,我是否斗胆类比一下,诗对好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八零后的天才不在我讨论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喜欢读八零后的我喜欢的诗。谁都知道,最后一句是著名的废话。

口猪 2002.9.7.凌晨勿就

## 写诗是一件很青春的事

巫昂

纯粹因为我喜欢比我小的人们,我来写这个东西,春树说是需要关于八零后诗歌的评论和总结,评论怎么都行,总结还早了去。我想,很多八零后还站在诗外,将要加进来,我每天到比如诗江湖来,总是希望看到一些完全陌生的名字,在那里起劲地写疯狂地叫嚷希望人们注意他们,这么引起大家注意的多是八零后们,这么引起注意的,在我的印象中有比如巫女琴丝、水晶珠链、春树、鬼鬼和 KURT。

这些新鲜的果实,这些令人迷恋的词句、这种丝毫不遵循规则的气息,给了我很多营养和滋润,每当我感到枯燥、无聊和世故的侵袭时,我非常愿意去看看他们的东西,非常愿意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十八到二十二岁一下。我记得不久前给旋覆回过一个帖,希望她的诗写得更加任性一点,但是另一个法子更重要,那就是什么都别想,因为道理太多,对诗本身其实是一种最大的伤害。

我跟水晶珠链最要好,她好象是我迟到的孪生妹妹,我今年最激动的事情是把《什么把我弄醒》送给她后,她的诗在次日就上了一个“层次”,这个绝对不是在自夸那个诗集有多么神奇,让我非常激动的是,她在写诗之初,能读到象那本诗集那样的诗集,让我觉得并没有白写。而我刚开始写诗时的状态,是非常自闭而可怜的。因为我现

在明白了,诗乃是一个人的分泌物,是一个人身体和命的一部分,你要从我们身上取了它去,我们便少了一条胳膊一副心脏一个最亲爱的玩具。而青春是诗最好的朋友,很难想象一个人老之将至,突然想起来要写这个毫无功用的东西,要消费精神与肉体上的里比多。如果诗能象毒品或者性那样,让人上瘾,那么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出来要依靠它干别的什么,或者那些别的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见到一个正在起步或者正在写中的人儿,我看着,心里就要充满一种莫名其妙的爱情。这种爱情比男欢女爱更加实在,比闲言碎语更加打发时间,写诗肯定是一种很好的脑力运动,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可以死不惊人语不休。可以使我们更加勇敢无畏也可以使我们更加颓废和低糜,怎么能轻易地不要它呢?

我喜欢胡思乱想,想过若干年后,我们这个小世界的规则就要完全不同了,现有的道德变成一种好玩的游戏,八零后应该是轻松而自由的,而且这种轻松和自由完全是不可学习的,现在还活着的所有比他们老的人都不可能有着般的心情。如果教育、伪善、圆滑不那么早而顺利地来光临他们的话,他们应该是离诗歌最近的,凡是动物,小的和母的离权力与政治都比较远,因为我所了解的政治,实在是一种消损人消损到残忍地步的恶魔。这是题外话,但是围绕权力与政治的事,早晚也会在八零后中出现,并不因为新新便了事了。想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好笑。

目前为止,我唯一觉得不可笑的是诗本身,其它的都值得我们去笑话,这是我最终的意思吧。谢谢各位小朋友看我这个小文章。

## 极端先锋与小老头

——我看 80 后诗人

管党生

“所有 80 后诗人团结起来……”去年大概是 11 月,在诗江湖论坛出现了一个后面有非常长跟贴的帖子,她的作者是春树,从那时起,我注意到 80 后这个称谓。

我所知道的 80 后,没有 70 后的制造声势的能力,没有 60 后的知识积累,没有 50 后的功成名就,可是,他们的先锋精神非常可贵。显然他们的先锋精神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不过,任何时代,先锋只是少数。

80 后的特点就是写作和生命活动的基本统一,他们的诗歌就是他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在语言的操作上,也就是技术性上相对他们的哥哥姐姐叔叔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是有距离的。不过,他们中间的西毒何殇,果酱,巫女琴丝,水晶珠链等已经解决了语言问题,并且成为中国诗歌的中坚力量。

这里,我要重点谈谈春树,我认为,春树集中了 80 后诗人的一切特点——真实,晶莹,先锋,敏感和实际。她的诗歌和她的生命状态都是这样,我喜欢她的诗歌,喜欢她的性格,同样,发现她实际的方面。她其实非常明白她需要什么,包括对待什么人采取什么方式和态度。当然,她已经比其他的 80 后更加超脱了,她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朋克。

80后诗人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具有非常原始的庸俗和嫉妒的不好的方面,包括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也有些盲目的自以为是和可笑的虚伪。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发现他们的先锋和积极。

他们中间有伟大的天才也有可笑的小老头。不过,时间会让大家看到他们中间的天才是世界级的,至于小老头,用他们的话说——去他妈妈的,死去吧。

这些是我管党生,一个上世纪60年代人对80后真实的看法。

## 与春树说说“80”后

沈浩波

如果不是因为春树,如果不是因为春树编了这么一本名为“80后”诗选的刊物,我想不会对所谓的“生于1980年以后的诗人”过多地说三道四。因为“80后”这个命名,与先前的“70后”一样,于我,已毫无关系。我所关心的,只是具体的诗人,出生在80年代之后的,也有一些为我所关心,比如水晶珠链、木桦、阿斐、春树、巫女琴丝。他们首先是优秀的诗人,然后还是我的朋友。当然,由于年龄的原因,诗歌在他们身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我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看重的,还是他们和过去任何年代的诗人一样,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自由、开放的精神,以及“言说”的能力。

那么我来说说“80后”,就当是对春树说些关于诗歌的话吧。

在她所编的这本《80后诗选》中,我见得最多的是一种由于青春带来的尖锐、疼痛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伴随着一种快速的呼啸声,像一枚子弹一样,随时准备击中人们的心脏,我承认,在某一时刻,阅读本书初稿的时候,我也曾被这种感觉击中过,那种压抑和绝望,愤懑和痛苦,从这本刊物的任何一个角落,铺天盖地地袭来。我印象深刻的有李傻傻、小虚、萧颂、春如旧等人的诗歌。第二天早

晨,我为这本诗选写了一首诗:

### 看了一部 80 后的诗选而写的一首诗

突然就出现了 从四面八方  
浓厚得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空气中  
你们每个人的脑袋 都削得那么锋利  
钻出来的 全都像刀子

捅破透明的肌肤 写的诗  
就像刀口上滴的血 红得扎人  
“写诗也许就是滥写感觉” 你们如此之滥  
撒豆成兵 磨牙吮血 瘦小的身子 装出张牙舞爪之势

因为瘦小 所以尖利 也许并不是刀子  
而只是 某种空气催化之后 放出来的一群蚊子  
也许并不是刀口上的鲜血 而只是蚊子的尖嘴上残存  
的血迹  
但这有什么区别呢 见血 起包 给脆弱的青春 留  
一点印记

2002.9.14

毫无疑问,这不是一首赞美诗。前六句或许还是在赞美,后六句就不是了。在前六句中,我赞美并且欣赏的是那一种拔出刀子,割破肉体的勇气和那种年轻的咄咄逼人的奋不顾身的“锋利”,但这种年轻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样会使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歌显得脆弱、狭窄和因为

夸大了某些或许并不值得一提的“小感觉”后而呈现出的那种“张牙舞爪”的体态。我知道,这一拨的诗人中,很多人是地下摇滚的坚决拥护者,但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诗人”,而不仅仅是一个青春期的发泄者的话,首先就应当看清那种“摇滚气质”背后的虚头巴脑,任何青春期的愤怒和痛苦被强调的太多,都有可能使你的头脑变成一副空壳!使你的才华沦为发泄的机器!使你对诗歌本质的理解越发浅薄。

“写诗也许就是滥写感觉”,这句话是春树说的,另外还有人在说,“诗歌到了我们这一代手里,就只是一次性的速食行为”!我想说的是,“滥写感觉”是写不成“诗”的,而“一次性速食”之类的话更是要少说,别让人马上想到方便面和麦当劳里的香辣鸡翅。当然,我已经看到春树最近的写作正在对她自己刚刚写诗时的那句口号作出有力的矫正。

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欣赏这个年龄段中对诗歌本身而不是姿态更有兴趣的诗人,尤其是水晶珠链和木桦,他们是这个年龄段中少有的呈现出“大气”之相的诗人,并且真正想在诗歌中浸淫下去,而巫女琴丝也许应该警惕一下她诗歌中过多的对某一类感觉的自我复制,如果能走出这一步,以她的才华,也应当能成为那种独领风骚的诗人;春树的问题还是依赖“感觉”太多,当然,她也确实拥有最好的感觉和尖锐的气质,我希望看到的是,除了这两点之外,还能有更多的成全其个人写作的东西,也许,跟这一代人拉开点距离是重要的!至于阿斐,当他趋向成熟的时候,木桦还在牙牙学语,但现在的情况却多少有些令人通心,我不知道他在南方出了什么问题,是心态还是意识?我从不怀疑他的才华,但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能走出泥淖！触了这几个之外，我还注意到 KURT、人面鱼、亡蛹、果酱、鬼鬼、土豆、小宽等人的写作，能看出来，他们都拥有良好的意识和“用心”的态度，而这两点，往往是成就一个好诗人的最重要的指标。西毒何殇的问题还是在于沉不住气，总是按捺不住地想冲出来，这反而伤害了他的写作，我想送给他两句话，第一句是“写诗要老实”，第二句是“十年磨一剑”！

春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有几句对“下半身”的抨击之词，认为“下半身”是一个已经失去能力的团体。我不希望这是因为春树对“能力”一词的理解出了问题，偏向于某个更为肤浅的方面。如果这只是“形势需要”，OK，没问题。

能走出泥淖！触了这几个之外，我还注意到 KURT、人面鱼、亡蛹、果酱、鬼鬼、土豆、小宽等人的写作，能看出来，他们都拥有良好的意识和“用心”的态度，而这两点，往往是成就一个好诗人的最重要的指标。西毒何殇的问题还是在于沉不住气，总是按捺不住地想冲出来，这反而伤害了他的写作，我想送给他两句话，第一句是“写诗要老实”，第二句是“十年磨一剑”！

春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有几句对“下半身”的抨击之词，认为“下半身”是一个已经失去能力的团体。我不希望这是因为春树对“能力”一词的理解出了问题，偏向于某个更为肤浅的方面。如果这只是“形势需要”，OK，没问题。

封面设计：  
CCCP工作室

承接平面设计  
和网页制作，联系：  
xiejian999  
@yeah.net

我是 80 年代的孩子，  
我就做 80 年代孩子该做的事，  
说 80 年代孩子说的口头语，  
吃 80 年代孩子喜欢吃的东西，  
喝 80 年代孩子喜欢喝的饮料，  
听 80 年代孩子听的音乐，  
唱 80 年代孩子唱的歌，  
习惯 80 年代孩子的生活方式  
总之，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纯粹的 80 年代  
孩子。